

天橋一覽

張次溪編

周作人題



張承

周作人

東莞張次溪編

天橋一覽

天津趙元禮



天橋一覽目錄

周啟明先生題簽

布攤

茶社

趙幼梅先生題簽

網片攤

蘿頭棚

席與承先生繪封面

舊鞋攤

算命相面

金仲蓀先生題字

木器攤

戲園

張少元先生題字

紙烟閣

坤書館

齊如山先生序

燒酒攤

大鼓書棚

王伯龍先生序

香麪攤

評書場

趙幼梅先生題詩

三王

天橋之藝場

郭琴石先生題詩

酸梅湯

盤槓子

鄭友漁先生題詩

秋梨湯

變戲法

趙羨漁自題

賣藥

程文林

天橋地圖(最近調查)

益母膏

程福先

天橋之變遷

快手公司

季鳳祥

天橋之現況

看瓶子

假躡跋

估衣攤

電影屋子

天橋之怪人

百鳥張

趙羈子

磁器攤

隨緣樂

盆二禿子

鳥兒市

窮不怕

打媽羅

天橋史蹟叢鈔

粉字顏

大兵黃

天橋一帶房舍照舊基修蓋

人人樂

雲裡飛

天橋道院

田羈子

踏油的

天橋記

怔米三

焦德海

天橋記

呼胡李

曹麻子

天橋酒樓之盛

萬人迷

大金牙

天橋市場記

韓麻子

田德祿

天橋福海居

花狗鬆

韓道全

金魚池記

醋溺高

陳天輝

天橋曲

管兒張

烏市(附鳥籠舖)

天橋詞

周老公

鐘表攤

天橋消夏徵文啟

老黑

雍頭棚

天橋消夏詩

空中范

洋貨攤

天橋蓮花池詞

天橋一覽序

自古洎今。國家之禮樂政刑。文物制度。莫不以其固有之風俗習慣爲根據。改革制作。不能越乎其中。近代西洋學術。尤注意於民間風俗。故其政治改進。而不悖於社會情形。吾國古時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以爲施政之用也。太史公云。采風俗。定制作。又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其重視民俗。可概見矣。張君次溪趙君羨漁。篤學好古。勤於著述。今有天橋一覽之作。可謂深入民間。知所先務矣。天橋者。固北平下級民衆會合遊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會風俗。一斑可見。其過去之狀況。清代筆記詩歌。多有及之者。具載張君所著之天橋志中。故不贅。茲就鄙人數十年前目所及見。觀縷書之。盛衰之故。可以覽焉。當光緒十餘年間。橋之南。固曠無屋舍。官道之旁。惟樹木荷塘而已。即橋北大街兩側。亦僅有廣大之空場各一。場北酒樓茶肆在焉。登樓南望。綠波漣漪。雜以芰荷蘆葦。楊柳梢頭。煙雲籠罩。飛鳥起滅。天壇之祈年殿。觸目輝皇。映帶成趣。風景至佳。意者。此即曩昔詩人吟咏憩息之處也。場中雖有估衣攤飯市及說書雜耍等。而爲數不多。聞父老言。橋之兩側。舊各一亭。內有方石幢一。咸豐年猶

在。至同治。其一移橋東某寺。又一置於橋西斗姥宮。至今尙存。迄光緒間。僅餘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則并基址亦渺不可尋矣。嘗思浮攤雜耍。原應趨附商業發達之區。天橋地本空曠。且無商業。其所以至今日之繁華闐噎者。固有深故。此亦治社會史者所宜知也。故都清代繁盛之區有六。卽地安門東四西單花市菜市口正陽門是。地安門外爲王公及眷屬進宮必由之路。且爲太監與外人交接最便之所。如以佳節令辰。宮中慶典。採買貢奉。咸取給於是。因而商業繁盛。小販雜耍。亦隨之發達。自地安門延至鼓樓東鑼鼓巷口皆是。東四牌樓繁盛之原因。由於諸米倉皆在附近。人數多。而生活裕。又運河貨運亦多於此落地。豬市又在牌樓之西。凡此皆足使其成爲繁盛之區。而牌樓南北東三街。亦爲浮攤雜耍所薈萃焉。往時東西城中皇城根北。有後海。西單爲東西居民聯絡適中之地。王公府邸。復多居此。西單南北大街。浮攤雜耍場殆滿。清季京津鐵路未修。去津轎車。咸聚於崇文門外兩側。直至攬桿市。蜿蜒無慮數百輛。旅客自津來。多躡居打磨廠客店。且有稅關司百商之徵權。此皆足以促成花市之繁榮。是以自崇文門至磁器口。雜耍場亦有多處。菜市口繁盛之原因。由於滿漢居所。各有方域。漢官多居宣南。自宣武門大街至廣安門大街。亦充滿浮攤雜耍場。至正陽門居都城之中。交通最便。商賈雲集。其尤

爲繁華興盛。自無待言。而浮攤雜耍場。獨未應運以生。嘗推原其故。一以彼時附近有戲園六七所。天樂民樂雜耍館數處。足供娛樂。又以正陽門街衢窄狹。浮攤雜耍場莫能容納。而南抵天橋。酒樓茶樓林立。又有映日荷花。拂風楊柳。點綴其間。曠然空場。尤爲浮攤雜耍適當之地。於是正陽門大街。應有而未能有之浮攤雜耍。遂咸集於此。此天橋初有雜耍之原因。然猶未至十分發達。其後成爲今日之衆多者。最早之因。實由前述之五地繁盛。時異世變。逐一消歇。各種雜技。失其依附。雖有商場市場。亦容納無多。於是乃群趨於天橋之一隅。又以京津車站設於馬家舖。京漢車站設於蘆溝橋。往來旅客。出入永定門。均以天橋爲縮。輻而居民往遊馬家舖者甚多。亦於此要約期會。此天橋發達最早之因。至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作亂。毀鐵路。旋又移車站於天壇。前後又移正陽門。而天橋亦遂倚爲盛衰。幸而軍隊駐防南苑。又有輕便鐵路至永定門。行人遂多。天橋之繁榮。乃漸恢復。民國後整頓市容。更驅雜耍浮攤於此地。興建電車後。以此爲總站。交通既便。遊人愈夥。而天橋遂極一時之盛矣。今日之天橋。爲北平下級社會聚集娛樂之所。以其可充分表現民間之風俗。於是外人遊歷。亦多注意於此。乃與宮殿園囿。等量齊觀。其重要從可知矣。有市政之責者。固應因勢利導。推行改進。舉凡衛生風化諸大端。

若者取締。若者改良。使下級民衆奔走終日。藉此樂園。得少遊息。以調整其身心。節宣其勞苦。可爲施政佈化之助。毋爲遊惰淫逸養成之所。以貽譏於外人。則爲善矣。今之學者。有志於改進社會。亦當調查研究。提倡輔導。著爲文字。以供地方之採擇。其於移風易俗。關係匪淺。然則此書豈徒以保存故都固有之藝術。考證一地之沿革爲己足。固將爲有市政之責。暨注重民俗學者所宜取資也。余故樂爲之序。民國二十五年季夏高陽齊如山

天橋一覽序

天橋在民國初年。僅一小型藝場。自闢蓮池建水亭。遊衆漸多。後先農壇外垣折毀。天橋範圍已臻擴大。繼以電車公司採其地爲第一二路總站。東自北新橋。西自西直門。東西亘十餘里瞬息可至。於是天橋遂成極繁盛之區。此總因也。前歲正陽門大街修路。一二路電車止達正陽門。此數日間。天橋驟呈零落。然則天橋之繁榮。實賴乎東西北三城之居民。不僅南城也。天橋旣北平民消遣之場。四郊人民。遂以逛天橋爲惟一快事。各商肆工夥。每值歲時令節。亦羣焉趨赴。聽說書觀賣解以爲樂。顧往遊者品類不齊。售技者爲迎合觀衆心理。舉動亦往往儂佻。益以脂粉爲生之遊娼。復假此地爲勾引浮薄之所。職是之故。天橋乃不見齒於士林。余嘗謂欲社會安寧。必養成人民之高尙人格。天橋旣人所樂趨。則予民衆之一切印象。何者有益。何者有弊。益者鼓舞之。弊者芟滌之。果於此處加意革新。則善根植於無形。社會自蒙其福利。而吾友張次溪先生與趙羨漁先生同輯此書之大旨。要亦無外乎此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王伯龍識於天津不易此樓

天
橋
一
覽
王
序

二

天橋一覽題詞

天津趙元禮

承平勝蹟疇能說。世事從來似奕棋。記得風流黃仲則。酒樓當日此題詩。
遨遊誰復到天橋。春日風鳶夜月簫。曾是太平歌舞地。累人指點說前朝。
觸目今爲塵穢區。往來遊侶雜屠沽。誰知別有傷心客。執筆旁觀學董狐。

桂林鄭裕孚

東莞張氏豪。故都揭旗鼓。塵海鎮茫茫。自署燕綬王。與余夙論交。契默融水
乳。高懷抒雅抱。抗志在鄒魯。斐然述作勤。不懈及於古。曩吾校劉籍。愧乏郢
人斧。綏志創尤難。贈策資挹扈。譬彼百壁罅。端賴填師補。而我寔牽衡。兩載
鑿艸苦。羨君材識雄。珠玉聯翩吐。梨園富佳話。探寫盈菊部。優孟傳龍門。粲
粲承茂矩。回首哂津衛。水陸錯釜午。華夷互市場。渤海儼門戶。偉哉如椽筆
。舉網撈珊瑚。萬口適轟傳。又見輶軒錄。故都控六合。伊古基扁樹。寧似建康
城。天塹終飛渡。皇圖翊三輔。佳氣龍從聚。倚檻有瓊樓。擎天屹金柱。梯航集
萬國。想見周京溥。况復文薺淵。富與瑯環伍。時序正春濃。遊人炫歌舞。泛舟
嬉太液。選勝到僊陽。圖嶠與蓬壺。好景恣領取。故宮羅玳異。古物徧周黼。袖

此一珍編。指掌文可數。愧余莫相益。瓶罄壘空酷。馳祠祝君邁。嶽嶽凌峒樓。

武清郭琴石

歷歷名橋寄興長。哀然一覽富琳瑯。不須十手傳鈔去。紙價從今貴洛陽。

一 鐙樓主林華實聲

城南鬧市一叢叢。雜技如星數不窮。千百戶商未可道。於今攬入一書中。百戲雜陳門盡工。連延塵肆徑相通。高拳市隱無人曉。全借先生指示功。

自題

太谷趙羨漁

燕山風雨趁編蒲。慚說天橋舊酒徒。鱗爪有緣齊入手。全龍剪得寫真圖。

辭約而精

金兆棧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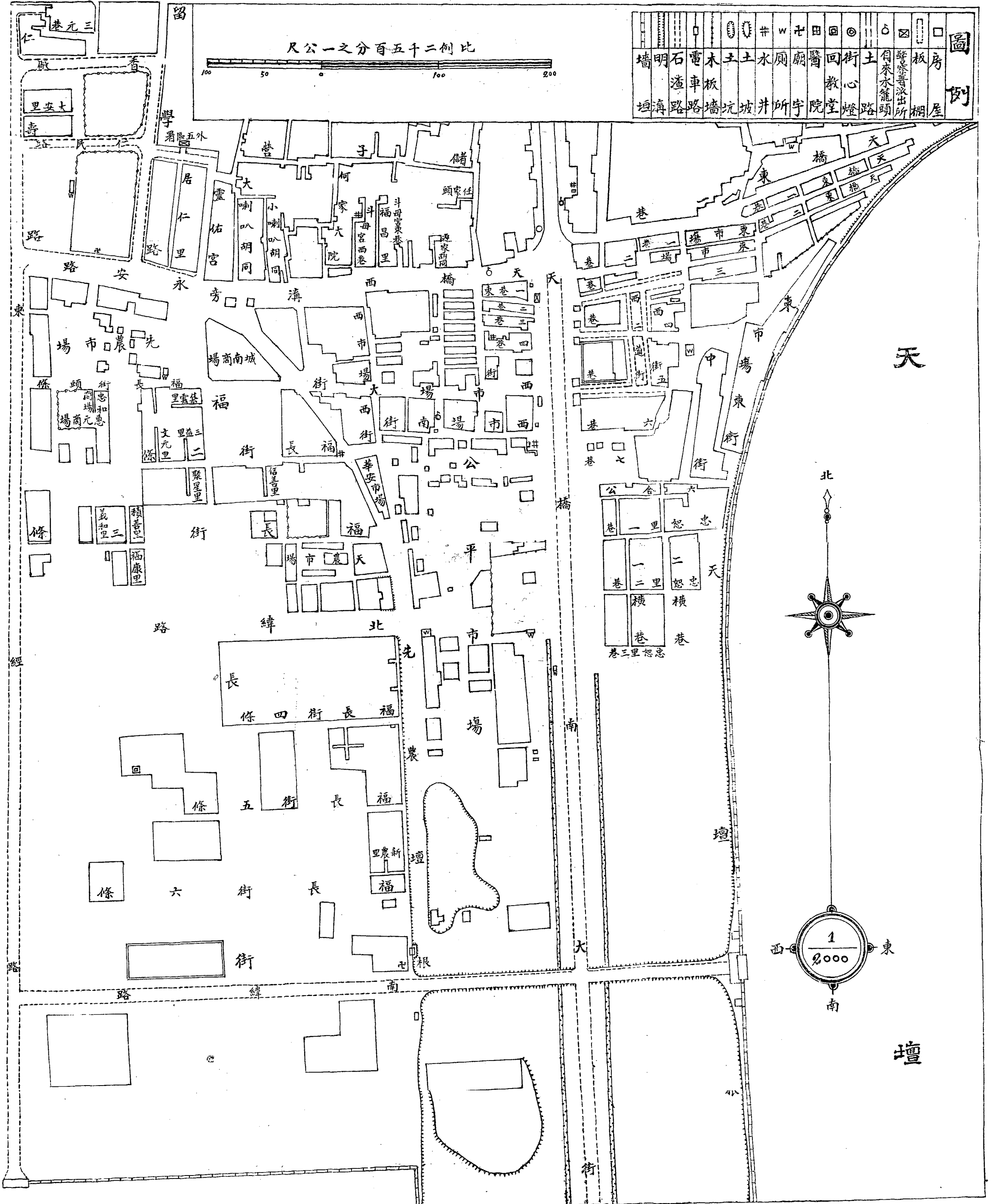
導遊人以前路若思

古之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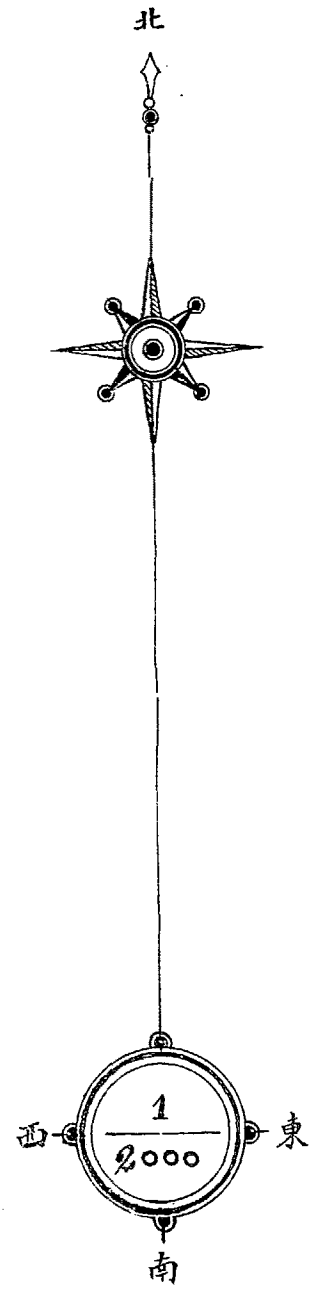
天津張鴻來



天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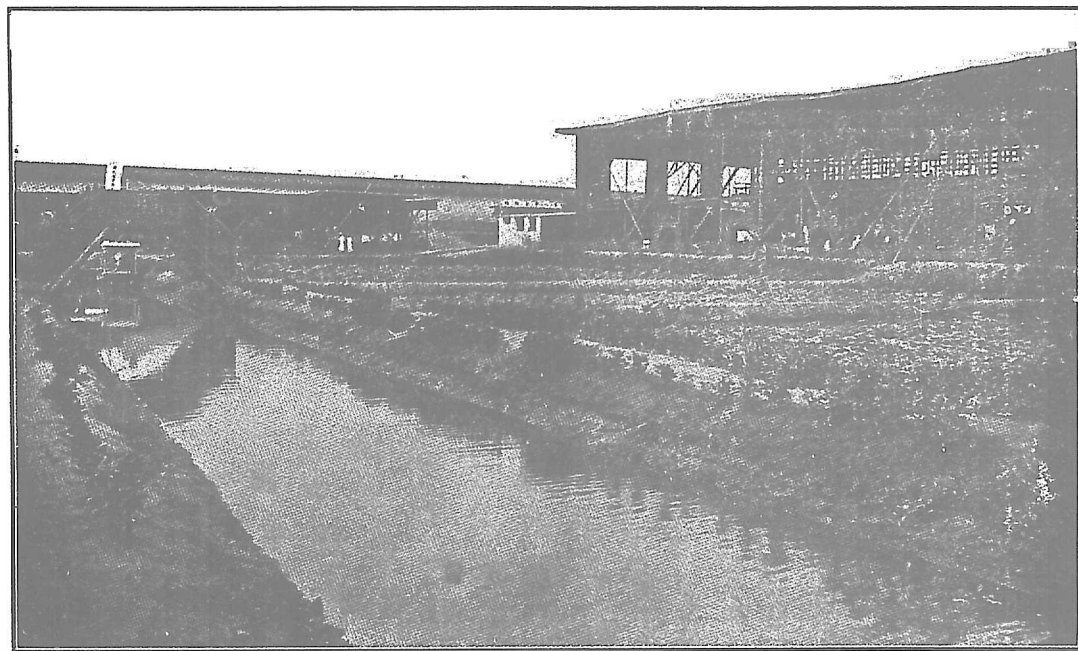
圖例	房	板	警署	自來水	土	街	回	醫	廟	水	土	土	木	電	石	明	牆
	屋	棚	派出所	龍頭	路	心	堂	院	井	坑	坡	板	路	路	路	路	垣



此例二千五百分之一公尺

天

壇



天 橋 水 亭 心 之 舊 觀

天橋一覽

東莞張次溪
太谷趙羨漁 同編

天橋萬有。事物紛乘。記載歷歷。符關聞見。零章片楮。隨手輯存。積之既多。裒然成帙。印而行之。亦所以彰景物。備瀏覽耳。辭句之間。一仍其舊。潤色削增。并所不加。留其真也。

天橋之變遷

說起天橋地方。在明朝永樂初年。橋兩邊有窮漢市。日昃市。天橋的市面。是由窮漢市。日昃市。遺傳下來的。橋的南首。相傳盡是河塘。塘裡邊兒。都種着荷花。接近先農壇天壇的壇根地方。又開溝渠。一直往東。直通到三里河。左近三轉橋。南橋灣。南河塘。北河塘。就是從這個時候。流傳下來的。荷塘的旁邊。建有亭子。塘內預備畫舫。以便遊人來往的乘坐。每年夏季。一般人都要到這裏來看看荷花。整天的絡繹不絕。

天橋到清初時候。走入背運。荷塘也無人顧問。空留着一個印象。在人的腦海底。南首因為接近兩壇。禁止人民。不准在此空曠地方。蓋造房屋。近橋的東

西兩邊。祇有官家所蓋樓房十間。東邊五間。西邊五間。靠北步軍統領衙門。在此建有官廳三間。再往北。有幾家賣碗兒酒的小酒舖。跟那些餃子舖。小吃食攤。到了乾隆年間。橋的北首左近。慢慢地又忽然興旺起來。添開了不少的酒樓。那時一般文人。不斷的到天橋遊讌。居然一個荒涼所在。一時變做了山陰道上。可惜這些酒樓的遺址。到而今都不可考了。

天橋之東。天壇內西首的神樂觀。從乾隆七年的奏案上看來。滿御史佟君因爲遊人雜沓。並且携帶伶人。來此看花。鬧得太不成樣子。奏禁栽花。拆毀酒肆。是其間有花草。有酒肆。以前是非常的熱鬧。經此一番取締。到了乾隆二十年間。神樂觀改做神樂署。署內的廊下空房。又行開放。准民人賃開舖戶。並准開設茶館。據金吾事例所載。嘉慶十三年。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明。舖戶共四十一處。奏請除樂舞生自住之房。就近開舖賣藥者七處。(即天壇益母膏。)毋庸飭禁外。其餘賃開茶館。及各項作坊。共二十三處。俱不准其開設。限兩月搬移。所有房屋由太常寺堂官。飭交各樂舞生住用。可見這神樂觀。也曾交過倖運。這神樂觀的由來。在明代人都叫他做道院。因爲觀內設有道士。設提點知觀事官。教習樂舞。遇郊祀。即以道士充樂舞生。祀的先期。恐怕臨時鬧錯。召集各道士在觀內演習樂舞。明人留青日札云。國朝郊祀。奏樂者

爲神樂觀之道士。是道士又兼司樂。胡南茗有道院看牡丹。又道院所雨。又齋宿即事詩。馮廷樾。有神樂觀送同年之官詩。李東陽空同集。有齋居之作。又可以考見這神樂觀。在明代人都當他作地勝。相沿一直到前清乾嘉時代。民七。一度改設傳染病醫院。又因當時綏遠發生鼠疫。附設臨時防疫處。

天橋東一巷在天壇東首。北邊是金魚池。這金魚池。就是完顏金時的魚藻池。那時候的上邊。建有殿座。起名叫做瑤池。金章宗曾一度臨幸到此。自經有了皇家題賞。一時便引起民間的注意。後來漸漸的荒廢。到了明代。殿的基址。已經不可找尋。可是池的形像。依然存在。居住在池邊的人。就把這池水。界劃作魚塘。種養金魚。日久變成了一種的職業。又在池的四周。栽植楊柳。人都視他爲金魚的產地。便改叫作金魚池。因爲不斷的有人來此遊玩。池的背陰一帶。就有人建築園亭。想出法子來點綴。向南一直到天壇。一般人每於端午日。走馬於此。入夏以後。更就此搭蓋蒲棚。立臨設時市場。酒肆茶肆林立。來往的遊人。狂歌轟飲。透出特別的興趣。清初這個地方。仍舊爲遊讌的場合。每年上已端午兩個佳節。遊人的盛況。尤其加倍。名人如胡南茗。曹秋岳。葉映洋。朱筠。鮑西園等。均有題詠。但是讀鮑西園雍正時金魚池詩。地是金源舊。人還白蛤來。茶牌銷瓦礫。柱礎捐蒿萊。似在雍正時。金魚池已

荒涼不堪。今各池大半被人侵佔。種了蘆葦。不但從前園亭。片瓦無存。連遺跡都埋沒在蔓草荒煙裏。消滅到無何有了。

天橋到了清代道咸年間。天壇先農壇根。一般含有流動性質的賣買攤。利用這個地方。可以不化地租。都到這裏來擺設貨攤。陳列各樣的雜貨。供給平民的需要。後來漸漸增加。成了一個小市。但是東西情形不同。東邊盡屬攤販。西邊還帶着平民的樂園。有各種賣藝的人。在空閒地點。設立遊藝場。近橋的西首。又開有俗名叫做王八茶館的福海居茶館。又有五斗居。北首又有劈柴陳茶館。西溝旁南首。又有烏市。一清早起。梨園行的人。又以先農壇根空曠。大家來此喊噪。練把式的。也來此練習把式。愈演愈進。西邊比東邊。更一天天的興旺。

自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將正陽門外。向南一直到永定門翻修馬路。原來所鋪的石條。一概拆去。改換碎石子。到宣統元年。外城巡警總廳。和市政公益會紳商定議。由廳和商會官商合組一公司。招股辦理香廠地。做一個模範市區。把低窪地方。連土墊平。一方面收買民房。開始展拓。一方面於新正把琉璃廠的廠甸會場。改遷在現在的萬明路。設立臨時商場。香廠由草味慢慢的開化。連帶着天橋的面目也漸漸改變起來。

民國初元。官方實行開放香廠的計劃。仿照宣元辦法。先於新正開放。定限一月。招商賃設貨攤茶棚。伶人俞振庭承租西首的曠地。開設振華大規模的戲棚。東首又有人組織蹦蹦戲一棚。不久蹦蹦戲棚被燒。班主見天橋已富有吸收平民的力量。集資移設在橋的南首東邊。改唱大戲。由臨時局面。變做了永久。歌舞臺。燕舞臺。樂舞臺。像呱呱墮地的小孩。相繼產出。天橋的氣象一新。民三。官方對於香廠。依照前議。着手進行。把先農壇北首的溝填平。改砌暗溝。又把南抵先農壇。北至虎坊橋大街。西達虎坊路。東盡留學路。劃分作萬明。香廠。保吉。華嚴。仁民。永安。阡兒。虎坊。大川。板章。華仁。香仁。仁壽。留學等十四路。各建馬路。四年。又在萬明仁壽兩路。修砌大旋暗溝。表面上看來。與天橋毫不相干。無形中却把天橋推廣。發生種種的關係。在民二。國務院有規劃全城電車的動議。交內務部土木警政兩司。及警察廳。公議拆卸正陽的月牆。改修馬路的辦法。議決交內務交通兩部辦理。於三年六月。兩部呈准合組工程處。與工程師羅克格。訂立包修拆卸月牆的合同。並組織督修工程處。把環着月牆的東西荷包巷。各商舖房屋。以及公私民房。大小六十餘所。一律收用。令遷移拆讓。到四年六月始畢。一般商民。組織集資股東會。就拆下木料。加添新的。在橋西建立天橋市場七街。開設各商店。茶肆。酒飯。

館。鑲牙館。並清唱茶社。天橋的繁榮。更隨着增加。五年。官家又動議把先農壇壇牆拆去。外右五區署長高爾祿。又起來提倡。在先農壇東牆外的南首。建設水心亭。四周圍開掘河渠。種植荷花菱芡。設備遊船。亭內招商搭蓋棚廠。開設娛樂場。有天外天。綠香園。環翠軒清唱茶社。藕香榭落子館。厚德福飯館。河邊修作堤岸。以便遊人的散步。南邊一門。西邊一門。各跨有木橋一座。進門要購門票。票價銅元四五枚。渠外的空曠荒地。闢作跑馬場。這時問的天橋。像又得着了助力。促成他努力前進。水心亭辦不到兩年歇業。外面像受一打擊。骨子裏。民六。官方把先農壇故址。修建城南公園。民七。又把華嚴仁民兩路。改砌暗溝。民八。又把香廠以南的龍鬚溝。自永安橋起東至仁壽寺南止。改砌暗溝。又把橋西靈佑宮南首的溝。（即天橋西溝）一律改砌暗溝。修成公路。便利交通。五月間。商人彭秀康。又租賃先農壇一部份。組織城南游藝園。西邊的市面。非但不受影響。無形中反而緊接着日見進展。東首自從有了戲棚。原來草市內的估衣攤。移設在口外橋的左近。以及東大市向例一早的估衣攤。一家家來此。在東口內支搭棚廠。闢爲午市。於八時市散回舖。飯後。十時左右。陸續轉運來陳列。每天到了午後。遊人疊疊。

天橋的市場除上列的天橋市場以外。後來不斷繼起的有先農市場。城南商場。

。明星市場。華安市場。惠民商場。三利商場。天農商場。又商民蔣公梅呈准市府在電車站西首空地。開辦的公平市場。

天橋的茶館有六合茶樓。合順軒。琳泉居。榮樂園。永海居。同合軒。雅園。原名叫做紅樓的西華軒。同樂軒。泰山泉。恩慶元。爽心園。長美軒。兼唱落子的。有如意軒。二友軒。三友茶社。德昌茶社。

天橋的戲館。隨着歌燕樂二個舞臺繼起的。有鳳翔舞臺。吉祥舞臺。魁華舞臺。共和舞臺。榮和茶園。華安茶園。丹桂茶園。一度演唱的日本茶棚。在茶社演唱的灤州影戲。大臺宮戲。

天橋的落子館。落子館開始於石頭胡同的四海昇平園。後來流行於天橋。有振華園。合意軒。四海軒。安樂園。中華園。得意軒。又沿用舊日名稱的水心亭。一家家彷彿比賽。誰也不讓誰。

天橋的雜技。有相聲場。三弦拉戲場。拳場。戲法場。摔跤場。落子場。河南墜子場。說書場。跑馬賣解場。戲場。盤杠子場。說西遊賣糖場。高蹺戲場。開路耍叉場。雙石會場。抖空中場。耍花鱗場。蓮花落場。中幡場。大鼓書場。竹板書場。滑稽二黃戲場。練武賣膏藥場。

天橋的貨攤。有小吃攤。雜貨攤。舊貨攤。估衣攤。鞋攤。卦攤。油條攤。豆汁

攤。書攤。膏藥攤。大片攤。話匣攤。梨湯攤。貫腸攤。爆肚攤。汽水攤。花生攤。水果攤。切糕攤。扒糕攤。糖攤。洋襪毛巾襯衫絨衫絲帶攤。畫像攤。炸丸子炸鷄蛋餃攤。照片鏡框攤。肥皂攤。碗攤。

天橋的社團。有魔術傳習社。國民躡藝武術團。

天橋的店舖。西溝旁路南。有老資格的德興公皮貨局。天壇賣益母膏移設的保齡堂。永增油酒店。永利飯館。各種浮攤。估衣攤。吃食攤。鞋攤。路北。天豐居酒店。天益泰米店。海泉居酒飯館。富成。德義成。源聚永。天興。天裕。瑞興。文義利。雲儀掛貨舖。增盛合。廣順成鐵舖。天興和雜貨舖。華康皮革五金行。裕成厚。寶記箱舖。祥順公西服毯子舖。同義厚商行。美得利鐘表行。舊市場內。李厚泉。張承意。于雲亭。史殿廣。劉瑞庭。松木堂。石清泉。得順。東海昇。春華永。周鍾興。鑲牙舖。李淳風命相舖。豐泰。二義厚。收買當票店。城南商場南首。萬春堂膏藥舖。清真堂藥室。會友命舖。亞非仙命舖。德順居和飯舖。德記照相館。北首。增盛祥。三義興。天順興。同源盛。估衣布舖。源生祥。振興。義聚興。估衣舖。華興。華盛隆。利華軍衣莊。先農壇根。麗華。劉鳴鸞。元增祥。光華鑲牙舖。張記照相館。雙盛鏡框舖。哲學居士卦舖。

現在橋的南首。闢作天橋南大街。東西分爲東市場。西市場。東市場。分作七

條巷。東街。中街。西街。西二道街。七巷東首向南。有以舊煤廠名爲地名的六合公。和忠恕里。兩個地方。忠恕里分二巷。一橫巷。西市場。分西市場大街。東街。中街。西街。南街。東街南的東首。又分爲一二三四巷。大街北首爲天橋西溝旁。南首爲明星市場所建的城南商場。西街南口西南。爲天農市場。市場西首分一二三巷。路南東北緯路。南街南首。爲公平市場。接連西街南口。和天農市場。東首直通大街。城南商場東南。爲先農壇根。由壇根往東南。爲華安商場。與西街西頭接。直通天農市場。西南。爲福長街。分頭二三四五條。街北迤西爲頭條。北首直通到香廠東經路東頭中間。南首西至惠元商場止。街南爲二條。東與華安市場接。西通到香廠東經路南首。西頭南首一段。名聚星里。里的西首。仍名福長街。三條。三條在天農市場北。四條五條。在天農市場南。

天橋之現狀

天橋拓境後。一般商販。率多於此間設肆支棚。銷暢生意。如鞋襪手巾洋貨。價格異常低廉。半屬副牌或別莊。購者因其價廉而願買。售者因其暢銷而亦雜以劣貨。該處之茶肆雜耍場及戲棚。至今已櫛比鱗次。在早年該處先有戲法。評書。相聲。大鼓。丑兒等。均有一部份招徠之勢力。當時最受歡迎以相聲

爲第一。如人人樂。隨緣樂。老萬人迷。其妙在不村不野。除落子館外。其次最多者。則爲醫藥星術及武技。均爲江湖派之一流。至於賣膏藥者。賣丸藥者。亦多附帶有種種武技。如彈弓張。金刀馬之類。預在賣藥之先。必將彈弓及刀槍練習一次。而後再說售藥之始。未及其靈效。有時竟於場中設坐。排列數十人。光腿赤臂。以極厚膏藥油子抹其腿間。彼則在場中依次問其有無效驗。一般膏藥幌子。又附合其說。述說神效。腿已不痛。腰已不酸云云。其實祇爲騙取錢財。實非有效也。惟是此種場子。俱有一定地點。外人不得佔領。且即有生人來。欲在此處擺攤賣藥。不但生意不佳。恐亦不許其在此營業也。估衣棚子與零貨攤。在天橋一帶。亦爲最發財之生意。而估衣棚子中之站門者。又在門前招呼顧客爲應有之責任。至於售賣布疋之商販。每日亦在棚中大聲呼喊。以引動遊人之照顧。其法執數十尺布。立場中高舉叫喊。布疋每尺價格。每一高呼必大落其價格。亦必由三元有餘而落至一元五角上下。天橋當以落子館。與賣膏藥及賣藝者爲現時之大宗生意。祇落子館約有十餘處。其中含有多少黑暗附業。固不僅以鬻曲爲生也。其所謂附業者。如認乾爹。請吃飯。買鞋。做衣服。即爲其入幕之初步。再則即爲入箱（到鼓妓家中）留飯。開攝。（即與鼓妓初次同宿）自開攝後。較前花經爲多。其消耗

似此娼寮之花銷爲數尤鉅。故一般鼓姬衣履鮮明。丰姿艷麗。其如此修飾。用以招搖者。其意初固不止於唱大鼓也。

天橋本屬臨時之遊戲場。原無一定規矩。所謂改良者。不過僅於其東建設幾條巷子。表面略有秩序。其實雜亂無章。一如其舊。又以一般來遊天橋者。多喜作汗漫遊。欲其專向衙內品茶。衙內購物及飲食等。則不可能。以是後來衙內生意。轉不如外邊之散攤。於是相繼關門停業。而衙外之繁華不改常度。又復且延東西。極爲擴大。如四面鐘及壇墻迤東地點。俱爲雜耍貨攤。或飯館茶肆落子館會集處所。由此觀察。天橋迤西直至城南遊園。北至大森里爲止。此段區域。直可稱爲大娛樂場矣。

先時天橋之售賣酒食者。僅路北之一大酒缸一處。其南則祇有餅飯棚及餃子攤。種種食品。均極粗劣。欲求一適口食品亦不可得。今日則天橋一帶地方。凡新開設之山西館酒飯舖羊肉館等。俱係按照各大飯館做法。常時有人在門外大聲急呼藉以叫坐。此與他處飯館不同也。

現時天橋的範圍很廣泛。附近的處所。都可以歸劃到這個區域裏來。沒有清楚及詳確的劃分。每天過午以後。遊人們是逐漸的集攏起來。各雜耍攤子。敲竹槓的江湖生意人。已漸漸的蹣出了屋門。來到這裏。尤其是在夕陽將

下的時候。微風徐徐的吹來。撲在遊人的臉上。暴土也不是午間那樣的飛揚。清爽的氣候。頗適於人們的享樂。這時候才是天橋每日的黃金時代。這裏的遊人。很少有紳士氣度的大人先生。在此高瞻闊步。到這裏來玩的人。多半是以體力和血汗換得食料的勞苦的人們。他們在每天疲倦以後。因為這裏不需要高貴的費用。便可以到這裏來。做一個暫時的有閒階級。聽聽玩藝兒。看看雜耍。忘却了終日的疲勞。精神上得受了無限的慰藉。無風三尺土。有雨之街泥。這本是形容北平市街道名句。天橋的暴土永遠是飛揚着。尤其是在遊人擁擠的時候。雖然也有時。暴土會稍為減跡。然而這也祇是在黃昏的一剎那。是極短暫的時間。在午間。遊人們是興奮的來到這裏。同時。暴土也飛揚起來。汗的臭味。薰人的氣息。還有潑水被日光所蒸就興奮的發的惡味。是一陣陣的隨着風飄過來。送到每個人的鼻孔裏。這氣味的難聞。會使人呼吸都感覺着窒塞。可是他們。很多的人。都似乎未曾感覺出來。仍然在興奮玩樂。傳單廣告。有綠色。紅色也有黃的。貼遍了各個牆垣。特別在公共廁所內外。甚至於後邊。也都貼遍了這些花紅的廣告和傳單。上面的言詞。都是千篇一律的印着。什麼本堂秘製祖傳神方。專治花柳。五淋白濁。還有什麼通經破血。去淤血生新血。還有什麼陽痿早洩。腎虛腎寒。一付保

好。立竿見影。這一切一切的言詞。充分的暴露了都市的罪惡。社會的鬼域。人們的醜態。卑鄙的行爲。整個的表現出來。毫無遺漏。從這裏。也會使我們清楚的看到。亡國的根源。便在這裏。退一步說。這裏至少要佔一部分。據說偵緝隊總是派有很多人。天天化裝在這裏探訪。偵視。做辦案的工作。他們自己說。這裏是藏污納穢的所在。一般下層社會的人。多要在閒暇的時候到這裏來玩。凡是做案的人。多不是什麼高尚有知識的人。在他們沒見過多大世面的人。陡然的了意外的財富。自然免不了揮霍和跨耀。因此在娼寮和天橋是很好的辦案的處所。他們得着這妙訣。所以在這裏很破過許多驚人的奇案。還有其他機關。也派有相當的密探。再往前走。踱進西溝旁。奇異的。難聽的鑼鼓聲。馬上便一陣陣的傳送到你的耳鼓裏。由於這聲音。會使你聯想到裏面喧擾的情形。

天橋是各路電車的發源地和匯集點。每輛電車的來往。隆隆的車聲。終日不斷的向外傳播着。音波在時時的送入人們的耳裏。激盪在耳膜上。這車聲。使得這裏更形喧擾起來。

天橋地方是包括着兩個商場。一個是先農商場。一個是城南商場。這裏所有的攤子的擺設。似乎是無形中分着界限。這一帶是賣這類東西的處所。便很

少看到賣別個東西的攤子。這界限是自然形成的。並沒有任何人支配他們這樣去做。

刑場本是凶惡的處所。是土匪的畢命處。罪犯的最後歸宿所。在這裏曾經有很多人。喪去了性命。丟掉了靈魂。這地方。使人聽到便會感覺着悚惕。不舒服。先在天橋附近的東南方。距離並不很遠。現移在先農壇南牆外。只是雖然有這不妙的去處。然而並沒有減去了遊人的興奮的心。沮喪了遊人們的面孔。他們仍然在快樂的。寫意的玩着遊着。

布攤子。即是賣布疋的地方。花素的顏色。優秀的質料。無不俱備。地下及床上。滿堆陳着一疋疋的。一塊塊的。他們賣布是有一定方式的。像唱歌樣的調子。有時。喊得臉紅脖子粗。額角的青筋都能突出六七分高。他們賣的布。多半是東洋貨。西洋貨很少。中國貨稀有。

古玩舖子。這裏也有。是一間間的小門面。房間並不大。房裏收拾得很乾淨。桌几上並沒有灰塵。雖然白的圍牆已經變成黃色。屋中陳設着大的小的。各式的磁銅物品。形狀很不一樣。有的是佛像。還有是小馬。很多很多。也有的在地上擺着二三尺高的石像。黃黑的顏色。還隱隱的含着綠青。據說。這是新出土的東西。不過據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可以說全部都是膾質。間或有

一兩件真貨。然而這也是千百年。不容易遇到的事情呢。

天橋賣化裝品的攤子。有香粉。頭油。花露水。香皂。種類倒很齊全。只是質料沒有上等的。都是粗劣的。他們是把不同種類的東西。一堆堆的擺着。質量配稱得很相同。如果要購買。至少須買一堆。不能零售。每堆五角錢。三角錢一角錢不等。

珠市口往南。香廠往東。金魚池迤西。都算是天橋市場的範圍。在從前西邊有新世界。城南遊藝園。大安里。大森里。點綴的還熱鬧些。如今。新世界早已由娛樂場一變而爲兵營。再變而爲暖廠。收容所。大安里大森里也改住戶。城南遊藝園一再停辦。曾一度改成市場。但是因爲營業蕭條。所以現在的天橋。西邊祇可以說是到先農市場爲止。天橋約略可分爲娛樂場和市場兩部分。由第一二路電車的末站起。西邊算是娛樂場。東邊算是市場在娛樂場這邊。有不少的戲園。戲棚。落子館。茶館。雜耍場。及飯館。飯攤。還有應時叫賣汽水酸梅湯的也不少。天橋本來是個平民的去處。所以一切都是因陋就簡。櫛比相連的戲園。只有吉祥茶園一家。營業尙稱不惡。其餘昇平園等五六家。有的因無顧客。收支不敷。早已停演。有的雖然仍在勉強開鑼。但是光顧者也寥寥無幾。他們爲招徠主顧。都在門口站着許多人高聲喊嚷着

拉座。不過喊者諄諄。其奈遊人仍多過門而不入。營業情形。可以想見。這些戲園裡所演的。是西皮二簧。樣樣俱全。價錢不貴。票價口六七十枚。

天橋的雜耍場。可說是甲於北平的任何廟會。像單絃拉戲。說大書。說小書。評書。河南墜子。滑稽皮簧。相聲。拉大片。蹯蹯。武術等。應有盡有。不過在天橋的這些雜耍。都是富有低級趣味。非撒村不受歡迎。所以焦德海的相聲。雲裡飛的滑稽皮簧。從開場直到散場。常是人山人海。圍得風雨不透。

東邊市場所有的買賣以估衣棚為最多。一直到金魚池。星羅棋布。到處皆是。所賣的貨品。單袂皮棉都有。多半是從當舖來的下架貨。除估衣面外。就是布攤。冬天還有賣皮貨的。這裡的東西。是滿天要價。就地還錢。一不經心。必上大當。

天橋東一巷。完全是賣物品的處所。有兩條街。完全是舊貨攤。其餘都是估衣舖。

這舊貨攤。是屬於鐵器的。鐵索。菜刀。熨斗。剪子。居家所用的東西。貨物是新舊兼半。價錢並不高。這些攤床是固定的。有一間門市。門前還擺有攤子。上面滿是鐵器。他們的售貨方法。完全和商店一樣。在這東邊有五六家專賣自行車零件的床子。沒有別樣貨。除開自行車上所用的零件。凡是車把。車輪

。車帶。車燈。完全具備。只是沒有新貨。這貨的價格。當然比較在車舖購買要賤得多。只是謊也很大。

西溝旁一帶。完全是雜貨攤。間而也有兩三處賣洋瓷茶壺碗的攤子。又有雜貨攤。約略分爲古玩攤。木器攤。化妝品攤。舊衣攤。洋布攤。破瓶亂罐攤。

木器攤。是專賣舊貨。有桌子。椅子。牀板。凡是家庭中應有的木器。這裏差不多都有。

破瓶亂罐攤。在這裏沒有值錢的東西。完全都是很髒的舊盒子。牠的來源是直接從宅門中買來的。間或也向打鼓的手中買。

天橋迤東迤西。均有估衣舊貨攤棚。馬路東側有鐵床子。地下陳列着許多許多鐵器。新舊鎖鑰。練子。也有舊物攤。雜陳有各式各樣用品。據說這裏所叫賣的東西。完全是他們商人用極少數的價格從破落戶。當舖或者不成材的子弟。手中買來。然後稍爲修理。便可以用不太大的價格賣出去。只在這一轉手的工夫。他們便可以賺入兩三倍的利錢。不過這裏的東西。究竟是比較市上舖子裏所賣的物品。要價廉得多。因爲凡是到這裏買東西的人兒。都是撿便宜的。他們說謊。有時不僅僅是五扣。或者還要超過三分之二以上。舊衣攤是擺在地面上的小破攤子。規模小的很。貨物也是極髒舊的。價格很

便宜。幾十枚便可以買得一件小褂。這攤子貨物的來源。多是從打鼓的手中得來的。這攤子的商人。也有兼做打鼓生意的。

估衣舖在天橋各種商販中。是佔最多數的。分佈在西溝旁以東。和第一路電車道東面這兩個地方。這兩處的估衣舖。也有顯然的區別。西溝旁以東一帶。十分之九是搭有白色藍色的布棚。雖然在附近也有門市。然而他做生意總是在布棚中。電車道以東一帶。多是在舖子中。門前搭有布棚的。則很少見。貨物的來源。主要是當舖死號不贖的衣服。凡是平市的當舖。平均每月都有下號的舊衣。當商他們每月都要清查存號的。查出應該死號。便查點出來搜集在一起。定於某一個日子。實行拍賣。拍賣之先。凡是平市的估衣舖都要先期通知。到那天都聚齊在當舖處。當眾驗明估衣的分量和質料。由各估衣舖把他所願意出的價格。暗地寫在預備的紙單上。然後。馬上便當眾揭曉。那家估衣舖所出的價格最高。這批估衣便歸那家估衣舖承受。

這拍賣的方式。很像投標。貨物是一包在內。不許挑剔。也不容退換。這種購貨的方式。在他們行話。叫做拉柳子。

在他們拉柳子的時候。估衣舖遞貨價。也是有根據的。並不是胡七亂八的隨便說出。在幾年前當商的銀錢是以銀兩為單位的。一元國幣只值七錢二分銀

子。當商。他們是以典當爲營業的商號。他們當然不會吃虧的。不但不會賠本。同時還要賺錢。所以。在他大批拍賣存號的時候。要一件件的用算盤把當本。利息和利潤都要加在一起的。然後再標明他所希望的最高價格。這時估衣舖商人再猜情度勢。還給他所願意出的價碼。估衣舖是那樣的。所出的價碼當然不能相同。最後。出價最多者是勝利了。

在以往國都尙未南遷以前。本市正在繁榮的時候。同時全國也都未遭受不景氣的襲擊。因爲典當死號的事情是比較爲少數。所以在那時候估衣是值錢的。求過於供。於是各當商便居奇起來。當着估衣舖拉柳子的時候。價碼往往都是貫一。貫二。甚或貫三。貫一。這是他們的行話。意思便是不但沒有折扣。同時還要超過原書價格一成。貫二。貫三。同樣是超過原書價格二成或者三成。

估衣舖所陳列的衣物。是有時間性的。按着四季的氣候而易換他的貨物。在初春初秋陳列袂衣。既至季春和季秋。則又分別的陳列單衣。或者棉皮衣服了。現在。炎熱已經失掉了威力。涼的秋風又陣陣的吹拂在人間。秋已降臨了。於是估衣舖的單衣又已收起。而又起始陳列賣袂衣了。

還有。往往成衣局替人做衣服。很有大小尺碼不合適。或者做壞了的時候。

成衣局照例要負完全責任。賠償另做一件。至於那做壞了的一件。便也輾轉的來到估衣舖。所以在估衣舖裏有時也可以買到新衣服。不過活計要差得很多罷了。

西服。現在已經成爲很普通的服裝。凡是稍想活動的人。便得穿西服。否則似乎不體面。在這裡也有很多舊西服。還能穿得。價格便宜。一隻嗶嘰西服褲只賣二元多錢。

估衣的舖主顧。是中產階級以下的人們。他們心中極願意講究。漂亮。可是錢不方便。便只好將就着穿舊的了。這雖是舊了的。可是再稍爲修飾。却也不怎麼樣不好看。錢是省儉了。同時衣服也顯著體面了。這不是很宜便的事情嗎。這裏是窮朋友最方便處所。沒有錢的人。全身只有一套衣服。春夏秋冬四套。他們在換季的時候。可以到這裏脫下舊衣服。賣給估衣舖。然後再添一些錢。另買一套穿回去。這事情是常常發生的。並不是笑談。

估衣的銷路極廣。沿平漢。津浦兩條鐵道線各大城鎮。西北張家口。東北瀋陽長春處處都需要。每年各該處的商人部分別來到北平。成批的販運回去。天橋老虎攤如估衣。皮貨等。多係邊人的玩藝。人們因爲這種攤商兇惡無比如同老虎。吃人。故賜以綽號名曰老虎攤。他們自稱坐莊。坐莊。是由一人拿

出少許資本。在天橋租下一個地方。由批發的行裏批購些貨物。立個字號。開起營業來。謂之坐莊。坐好莊之後。找來許多買貨的人。類如舖夥。但不名之曰舖夥。而曰助筆。據個中人說助筆的解釋。是賣出貨物謂之動筆。蓋賣貨必寫賬。寫賬須動筆。由此之故。張羅買賣的人。便謂之助筆。即幫助動筆之意。助筆雖類似舖夥。但不支取工資。助筆的好處。是坐莊的舖長。薰來貨物。標明暗碼。譬如一件皮襖。暗碼註明價洋二十元。兜攬叫賣的時候。憑他的。一張利口。多賣到四十元或五十元。不干舖長的事。舖長祇得貨價二十元。其餘多賣得的好處。歸諸助筆之人均分。這種助筆的人。有買賣就來。無買賣便散。據說助筆的人。都是狡滑兇狠。講出貨價。口若懸河。無理狡三分。任憑你怎樣指摘貨物。他均有詞可答。假若與顧主一言不合。鬧翻了。他手中所持的布擲子柄。長約尺許。便是武器。說打便打。打完了。有裝好做歹的同類之人出來。百般央求。能了結便了結。如果完結不了。到區署打官司。好在不是什麼重傷。也沒有多大罪過。這種商人橫霸天橋一帶。憑你是誰。也得受他們的欺負。所以到天橋買便宜貨。無異與虎謀皮。尚有一種半新舊的攤口。如鐘表帽筒鏡子磁器等攤。他自己用手中棍子指着說。這件要賣多少錢。還價不賣。其實鐘表機械滿是配活。磁器是粘的多。口中雖喊着買到家去。看

着不值可以退錢。其實貨只要一出手。再退是不能了。

吃食攤在天橋公平市場。陳列甚多。一個個的接連着。很少有留出空隙。只是中間有一條窄道。留着走人的地方。以便遊人通行。這吃食攤有的是帶着棚。木板釘的。或用白布支的。有的棚裏設有桌子。擺着凳兒。似乎稍具一些規模。有的只用外邊面板。權且當做桌子。低低的小凳兒。坐着的人。如同是蹲着。所賣的吃食類很多。餃子是鮮美的食品。薄薄的皮兒。大大的餡兒。咀嚼着。確是香甜。不過同是餃子。口味却也大不相同。因為餡兒是有大大的分別呢。這裏的餃子。多是西葫蘆。或者白菜餡的。肉很少。個兒很大。價錢便宜。一大枚一個。多是蒸的。也有蒸過以後。還要用油煎煎。價錢同是一大枚。雞蛋餅是用鷄子利面。稍微摻一點點肉釘。攤在一起。團成圓的餅狀。用油煎得。然後用刀切。一斤斤的零賣給吃的人。黑血腸。薄薄的皮兒。是羊腸子。裏面灌的羊血。煮熟後。黑青的色素。尤其是那褐黃色的湯兒。腥臭的氣味。一陣陣的鑽入到人們的鼻。還有灌粉腸。那也是極髒的東西。可是遊人們都在興奮的咀嚼着。似乎是感覺着特別的香甜。此外如豆汁。爆肚。油炸果。豆腐腦。老豆腐等。食攤。為數亦多。

西溝旁一帶。還有三四家起竈的吃食攤。主要的貨物是麪。薄條餅。饅首。窩

窩頭。油麥面蒸食。價錢是便宜得很。

在天橋的零星食物之中。豆汁攤要算個大宗。攤子之多。竟至十好幾個。說起豆汁。要算北平的一個特產。這種東西。出自粉房。即作粉皮乾粉的地方。製法是將豆子放在磨上一碾。隨碾隨兌水。同時這豆子就分成了二種東西。頂細的成了豆漿。用之作粉。頂稀的成了汁兒。即是豆汁。至於那組繼的渣子。用鍋一煮。就是所謂的麻豆腐。豆汁在粉房作得之後。本是生汁。當時又分老漿清漿兩種。老漿較稠。即是天橋所賣的豆汁的原質。清漿却較老漿還稀。熬時非往裏加小米或白米不能成功。通俗所說的豆汁粥。豆汁粥的。即是此種。賣豆汁的。將生豆汁由粉房買到手之後。升火用鍋一煮。即成豆汁矣。牠的味道。酸溜溜的。甜不滋的。天橋的豆汁攤。多半是弄幾張條棹。或是支上一個長案子。在攤的四圍一圍。外面放上板凳。作為顧主的座位。大點的攤子。在長桌子的圈內。還另放上一兩張油桌。幾條板凳。上面也放一塊白布。就算雅座。以備局面點的顧主來坐。桌子後頭必都代着一個火。火上坐着豆汁鍋。老叫牠開着。長桌之上的陳設。不外放筷子的瓷瓶幾個。鹹菜數盤。分着一擺。價錢大致是兩大枚一碗。鹹菜白饒。要吃好醬菜都可。就得掏錢了。有人要喝時就可以向板凳上一坐。賣豆汁的自然就拿碗給你盛豆汁。豆汁一碗放在

你眼前之後。跟着就會送過來筷子一雙。鹹菜一小碟。按早年豆汁攤的鹹菜。都是放在大盤內。隨便取用。有那些個經濟家。真能花兩大枚喝碗豆汁。吃你半盤鹹菜。賣豆汁的瞧着乾瞪眼。也不能干涉。至後竟有人在餅子攤買兩餅子。揣着去喝豆汁。白就鹹菜。既得吃。又得喝。到是便宜之道。可就不管賣豆汁受得了受不了啦。後來賣豆汁的有鑒於此。才生出這每人一碟的辦法。既顯着衛生。又可以暗中限制這些討便宜的。

賣灌腸的攤子散在天橋西市場的各處。多半都是一個挑子。一頭是一個矮爐子。上面放着個鐵鍋。一頭是一個有櫟代座的方木盤。上面放着作料罐與碟子。作買賣時。將挑子往地下一放。分爲兩頭。挑上掛着一個小板凳。摘下來。放在地上。作爲賣灌腸的座位。照顧主的座位。都在賣灌腸的對面。是個扁担並不寬的一個長條木板。兩頭有兩個矮木架架着。北平灌腸原有兩種。都是用豬腸子灌的。將豬腸子裏面原有的東西弄出來。弄乾淨了。往裏再灌東西。好一路的是肝兒肥油。壞一路的是粉子。灌完之後。將口用繩子捆好。放在鍋內一煮。煮好取出來。即是灌腸的原料。吃時再將煮好的腸子。削成塊。用油一爆。爆得了。確是焦脆可口。那所謂好一路的灌腸。油膩甚大。賣的地方。多半是小飯舖。或單獨的灌腸舖。並不很多。如西單的聚仙居等處即

是。至於這裏所要說的。天橋的灌腸。都是所謂壞一路的。腸內只有粉子。腸兒也較好一路的爲細。油膩也小。不過爆得了。焦焦的。再擱鹽水蒜湯。吃着也到另有個滋味兒。賣的也頗便宜。一三寸碟也不過兩三大枚。所以一般小孩與勞動者都喜歡吃他。

天橋的爆肚攤子的情狀。大致與豆汁攤略同。不過竈上不是煮豆汁的大沙鍋。而是爆肚的小鐵鍋。桌上放的不是鹹菜盤子。而是吃爆肚時用的作料罐兒。或爆肚的碗而已。至於筷子瓶兒。倒是一齊都有。所爆的肚兒。乃是羊肚。內有散胆麻肚。肚領肚。肚版。肚仁等等分別。大致其中以肚仁爲最嫩。肚版爲最老。散胆麻肚的形狀稍異。味兒也多少有點不同。原來所謂的爆肚。分水爆。油爆兩種。水爆是將肚切成小塊。放在鍋內。用開水一爆。爆得之後。芝麻醬。醬油醋對在一起。再加上點香菜。醃勻一吃。其味清美可口。賣爆肚預先只將作料對好。有人照顧時拿起肚來現切。切完往鍋內一放。因爲他的鍋永遠開着。所以熟的非常之快。煮得之後。盛將出來。用他們慣用的高腳碗一盛。再另取一個小碗。盛些作料。一齊放在照顧主的面前。照顧主於是大吃。吃完給錢。全部的交易就算完了。價錢二十枚。三十枚。以至於四五十枚一碗不等。吃主很多。不過只不多見衣服襤褸的去吃。其原因以售價雖只數十文。在貧寒

之人已經拿不出了。

天橋小飯舖。散在西市場大街公平市場等處。以一間門面的居多。鈎連搭豎着幾間一通連。多半沒雅座。舖內多半是榆木擦漆紅頭色的桌子板凳。竈火就在門外。主要的吃食也都在門外桌上陳列着。每有人在舖前經過時。門外站着夥計。就會讓着進裏頭吃點吧。還有時竟報出他們所賣的食物。如您吃點□□吧。□□和□□呵等語。至於所賣的吃食。倒是米飯包子餃子等等都有。並且還有的帶賣饅餅。鍋貼大餅的。菜却以燉羊肉。燉牛肉。饃子肉。爆羊肉等爲主。還有一種特別的燉魚。平常是滾子魚。有黃時是花魚。滾子魚黃花魚燉好了。就在門外桌上鍋中一擱。論塊兒賣。特別是他們所賣的酒。多半比店酒爲辣爲沖。菜作的如爆羊肉等。有時也真帶點鮮勁。真能半生不熟的肉兒。扒糕與涼粉。這兩樣。雖然是兩種貨物。都常在一起來賣。這種攤子。常是一個木案上面放些三碗罐筷子等類的用物。有一個大木盆裏面放着貨物。扒糕與涼粉。常得用水泡着。爲的吃的時候好涼好鮮。案前放長板桌一條。案後放木凳一個。凳爲賣者的座位。板凳却爲顧主預備的。這兩種東西的原料。扒糕是白蕎麵。涼粉是綠豆。作時都是放在鍋內。用水熬熟了。還是液體。取出涼在碗內。用涼水一振。就凝成錠了。要多大可以凝多大。不過平常都是三寸碟

大小。一寸來厚。涼粉在慣例上。是成塊。扒糕却是圓錠。吃時打成碎塊。外加醋。青醬。椒油。鹹胡蘿卜。芝麻醬一件。

天橋舊書攤。散在公平市場之東南角。都是破亂沒有值錢的書。像什麼化學。十數年前的雜誌週刊一類的東西。也有幾處兼售現在最受歡迎的一五折翻印書籍。紅綠的皮子。顏色很鮮豔。在這裏也許能找出一兩本子有價值。值得一看的舊書。

估衣攤

天橋估衣攤。不下百餘家。皆是毗連而設。中有極窄之路。遇有人過。即橫欄於路上。並將雙臂橫遮。口內學着當舖之韻調。說道。買什麼裡邊瞧。要什麼有什麼。類如夏季。必說有好大褂。秋季則云有好袂袍。若穿着長袍。伊必云。有好馬褂。冬季則云。有好大衣。越是婦女經過。彼等竟敢橫攔。不讓走過。往往有因此被人罵者。所幸伊等也不臉急。越有婦女大罵。伊等越能嬉皮笑臉。及至將人讓進裏面。必是先以劣貨搪塞。以觀買主是否誠貨。類如以麻絲緞頂物葛。以斜紋呢冒呷噤。及至看妥問價。必是對折加一之謊。如要價八元。三元錢即可買妥。然而買主要還三元。伊必仍以劣貨使看。告以那一件三元賣不着。非至買主要走。伊方叫回。告以拿去罷。另有一種帶吆喝的估衣。皆

在衣領上號有暗碼。其吆喝時。不過是賣了吧。瞧瞧吧。買這個一塊八。其吆喝價錢之時。必得翻過來瞧暗碼。類如上面號着三元。還得自己打過算盤。方能吆喝。蓋其所號之碼。皆是對折下幾之類。至其行中人說錢數。多以比字作總數。如老渾比是一元。亦可說是一吊。柳字比是二。桃字比是三。番字比是四。直至杓字比是十。即血木雄厚之大估衣舖。亦是此種規則。當年不知何人遺留。(按估衣攤暗碼有肖道條服羅。俊現世歪柯十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布攤

天橋除估衣攤外。當以布攤爲最多。每見布攤吆喝之時。攤外圍的風雨不透。其吆喝之時。必是一人吆喝。兩三人隨着搭話。如吆喝至這是最高加寬老人頭的洋布哇。旁邊之人。必齊聲嚷道。不錯。又什麼到了洋貨店。真值那三塊五哇。到了我這攤。算您大洋整三塊呀。您要不要。我還讓哪。您給兩塊八。兩塊七。兩塊六。乾乾脆脆您給兩塊零八吊哇。其吆喝之時。粗脖紅筋。熱汗直流。真似拚命的一般。賣布頭照例不用尺。即用兩臂討之。並嚷道。一討五尺。兩討一丈。每一塊是一丈五六。做長袍可做一件。做小衣可做一身。及至問價。確較布舖價廉。買到家中。用尺一量。每塊僅敷十二尺。做什麼全都不

足。若是在大布攤上用尺量。亦復如是。更有一種自作聰明之人。自己帶尺前去買布。明明買妥十六尺。到家一量。僅有十三尺。蓋因其量布之時。另有一種手術。皆在右手拿尺。左手拈布。其毛病皆在左手之上。有欲至天橋買布者。不可不在此處留神。

綢片攤

有一種綢片攤子。冤人最甚。此種攤在隆福護國兩寺及土地廟均有。晚間各夜市尤多。惟天橋地方。是常年擺設。其攤上皆是各色之綢緞零塊。如華絲葛鐵機緞。各種紗羅。以至早年興時寧綢摹本花洋縐。皆是長約一二尺之零塊。並皆缺失挖空。表示出是做衣所剪之餘。或是綢緞店所剩之頭兒。每塊可做鞋面一兩雙。並可做現成之手絹腿帶等物。遠看五光十色。非常漂亮。拿到手中看時。除背後已刮漿糊之外。並無何種毛病。若至綢緞店買。每尺約一元出頭。在彼買零塊者。一尺五六。不過大洋七八角。遇有做鞋之人買去。鞋未做。材料已壞。及至做成。往脚上一躡。立刻就一壞一片。據云此種物件。皆是破舊衣片所改。其如此新鮮漂亮者。多是一種手術。面上刷色。名爲回染。其實物已糟朽。竟能瞪眼冤人。所可氣的。是不但僅上此當。且饒上鞋裏鞋底。及做鞋手工。做成之後。竟成一扔。此種不道德之生意。竟會無人取締。實在令人

不解。

舊鞋攤

北平人管天橋鞋攤。叫低頭齋。管其所售之鞋。叫桿挑。又叫過街爛。足見所售之物極不堅實。查其貨品之來源。是由撿溝貨換取燈打鼓換盆換碗上所來。每雙不過三五枚。或三五十枚。由賣鞋人刷洗縫連。抹膠錐補。割幫換底。或割底換幫。名爲整舊如新。就是鞋裏能看出破綻。穿在腳上。樣式很好。移時就能變樣。蓋因其將鞋幫用膠水刷過。穿上後。立刻即軟。兩日後底子先破一窟窿。此是舊鞋攤之真實情形。更有一種槽活。早年設在舖陳市。是用各種舖陳條所成。鞋底並用劣布。自做膠幫。此種鞋較大。鞋舖價值低廉。現在舖陳市已無鞋攤。而做此鞋者。皆在天橋出攤。看着似是新鞋。穿上兩日即壞。更有一種鞋舖別莊鞋子。如日久布舊。式樣不興。此種鞋亦歸入鞋攤。定價較鞋舖中減少二三成。惟至天橋買鞋之人。皆不肯出此大價。此種別莊鞋。質雖堅實。苦於不易銷售。反不如槽活及過街爛能受人歡迎云。

木器攤

天橋東市場二道橫街。名爲木器市。所有家常擺設之棹椅櫃凳俱全。洋漆照油退光漆。白礮刷色。無一不全。若遇在平新安家之人。至彼一看。無物不有。

甚至玻璃櫃寫字台牌棹靠椅長凳炕棹臥床躺椅。一應皆備。巷口有許多閑人站立。每遇由此經過之人。伊等即行跟隨。詢問買什麼物件。伊等能隨去瞧看。且能代爲撮合成交。及至購妥之後。由伊等代爲抗送。酌給腳力。此種人名爲抗肩者。俗名叫做倭倖。此種人在木器攤上吃着一筆回扣。若由其拉去之生意。除得腳力之外。該攤賣得十元。另與其扣頭二角。買物人以爲所買之物不寬。較棹椅舖價俱低廉。擺半月之後。各物皆現原形。蓋皆是破舊木器所改。抹膩子。擦血料。上浮色。用濕手巾一擦。顏色盡退。數日後。即能搖之自散云。

紙烟閣

天橋之售紙烟者。較之他處不同。售烟之外。皆代兌換所。其所售之烟。以中下等爲多。多是代紙烟公司分銷。先拿烟。售完後歸錢。利錢不大。以多爲勝。天橋之烟閣。更有兩種欺人之手段。一是售烟以假混真。一是換錢金蟬脫壳。其售假烟者。蓋天橋有一種快手公司。由各處檢拾烟頭。改做成一種紙烟。冒牌往外售賣。另派一群叫賣小販。端木盤往各戲棚茶肆兜售。較售紙烟公司者。利市三倍。其換錢之弊。是整包銅元。滿是九十八枚。當十吊。若換錢之家。拿起就走。暗中就吃虧不少。若是打包一數。伊則告以原是九八。

再與按數補上。其補時另再過手一數。從中又撤回數枚。此即所謂金蟬脫壳法也。現在雖然銅元票便利。若至該處換洋一元。至多給銅元票二十吊。其餘與二百餘枚銅元。此銅元內必少給兩枚。若經人一數。伊再照補。照補時又施其金蟬脫壳之法。逛天橋人。不可不知也。

燒酒攤

天橋燒酒攤甚多。所售者半爲私酒。所謂私酒者與官酒。確是一樣。由燒鍋所燒。私酒不過未經官上稅。偷漏國稅耳。而私酒之原來者。確是一種淨流乾酒。較官酒店者尙佳。不過酒攤上兌水不勻。往往攙雜砒霜鴿糞等毒物。飲之昏暈。以表示其酒力之佳。惟多飲即能亂性。輕者頭痛眼花。重者即嘔吐不止。且此等酒攤。尙有一種極大極壞毛病。即是不講衛生。其酒菜中。如鹹雞蛋。花生豆腐乾。皆是極不潔淨。且更有代售驢肉者。其肉確是一種騾馬駝驢等肉。死後所幸。且三五日不准售完。食此肉者。往往傳染時疫。此更不可不慎也。

香麵攤

天橋西市場西街路東。頭道橫街路北。有一家香麵兒攤子。每年夏季做四個月之生意。每年得利可至二三百元之譜。目下各種香水香料盛興。真正香料

亦受影響。香麵攤是粗香胚子。尤其無人購帶。惟此種生意。確仗著賣香人連說帶唱。招去多人。圍立如堵。攤上擺有熊掌死猴木根等物。購物者專喜聽其一面撿兌。一面唱。類如拿起一塊木頭。用鋼銼銼時。說是檀香。這就順口唱道。大檀香。真又真。樹又大來根又深。採香的童兒採了去。老君爐內把他焚。點着火。冒青煙。各洞神仙都來聞。神仙都有聞香意。何況你我是凡人。唱至此處。對衆說道。貨到街頭死。肉賤鼻子聞。我們這種材料。異味清香。諸位不信。來來來。我敬您一鼻子。割出少許。向衆一吹。然後又拿起一塊。說是雄黃。遂又唱道。大檀香。送停當。回手拿起雄黃香。能避暑。又解涼。專避五毒不生瘡。走臭溝。過茅房。死貓狗。爛牛羊。把我的雄黃帶在身上。不見臭味淨聞香。遂又向衆說道。這宗材料避五毒。不受五毒之害。去瘟疫。不染瘟疫之災。每換一樣。必有一樣之唱詞。及一段說白。所以能招聚多人圍看。最後賣時。尚有一段念白說。您買我這香麵兒。多少錢呢。不貴。多了不要。少了不成。共合三十六味。一料全香。每包賣您十枚銅元。較十年前增價九倍。若買十包。外送兩包。加此兩包。共合算是一打之數。那位買。那位掏錢。此時所圍之人。皆不買。他必道。怎麼着。我知道衆位說我的材料不全。我再把冰片麝香兩種。大大的饒上兩匙子。假如依然無人買。他又接着唱道。你們有眼不識珍

。回手再加海南沉。海南沉香非凡品。想起當初一輩古人。齊國有個燕孫臆。他與龐涓是仇人。龐涓擺下五雷陣。要害孫臆命歸陰。孫臆手執沉香拐。打的那妖魔鬼怪不能進身。接着一段念白道。人無頭兒不行。鳥無翅兒不騰。我把這幾位通加上。共合四十味。加料全香。仍然每包收價十枚。那位作個頭領。掏錢就包。於是有一買者。大家全買。每次二十包。賣完後。依然唱着吆喝。又可招聚多人圍上。聞該攤每日賣錢二三百吊。除原本地租布棚之賃價。每日尙可得餘利四五元云。

三王

天橋生意中。有三王。皆爲數十年最著名之人。久遊天橋者。多能知之。三王者。燻肉王。豆汁王。乃王家茶館是也。

天橋茶館。在天橋西南巷路西。字號是海順軒。在此生意已有百年之久。早先天橋盡是茶攤。僅海順軒有灰敞棚。舖長王姓。喜養禽鳥。其房中遍懸籠桿。用掛各種雀鳥。于是北京提籠架鳥之人。皆醫集於該茶館。街市上養鳥之人。相遇。多以赴王家茶館聚會爲榮。于是念字諧音。又改呼爲王八茶館。即其舖長亦不爲怪。是以王八茶館之名。北平人皆能道之。其真正海順軒之字號。今反無人能知矣。近年來天橋茶館林立。皆是樓房高築。茶座如雲。而王八茶館

。亦建成寬敞之樓房。其牆外又爲常年之鳥市。於是王八茶館內。雖亦終日滿座。確多是提籠架鳥之人。詢之久在該茶館之茶客。據云赴該茶館者。決不赴別家。而別家茶館之茶客。亦決不至彼處。蓋王八茶館。既爲老營業。其茶客亦皆老主顧。且赴該處喝茶之人。分三種。一早年營翼官人。在外緝訪案件。多在該茶館。聚集商量。故如今偵緝隊人員。躡案說事。依然在該茶館聚齊。二拉繹之人。凡議房地繹。官司繹。皆在該茶館相聚。此亦相習成風之慣例也。三養鳥之人。多有一種特性。既欲與群鳥比賽叫哨。以顯己鳥之能。又恐被雜鳥串口叫髒。故每晨至晚。皆赴該處。因王八茶館不准雜鳥打開籠罩之故也。其茶資在十年前。尙是每位四十。旋即增至一枚二枚。兩年前尙是每位二枚。目下樓上每位八枚。樓下每位四枚。而茶座依然起滿座滿云。

烤肉王。爲清真教人。在天橋市場西之空地上。創設烤肉攤。已數十年之久。現在其攤旁蓋有房屋。開設一福源酒店。烤肉王即在酒缸櫃外設攤。夏季售賣各種酒菜。及滷麪泡肚等物。每至立秋節。添設烤爛牛羊肉。及勝芳鎮之螃蟹。按烤肉一物。北平售者甚多。惟天橋地方。獨有其一。且其烤肉所用之鐵籠子。實在與衆不同。是以每至秋日。往該處就食者。眞是趨之若鶩。其生意無論天之冷暖。准于立秋之日即添。據食者云。烤肉王之得名。實因其生意誠

實。牛羊肉決不混攪。不過價值較他處稍昂。

豆汁王之生意。與上兩家迥乎不同。該攤設於天橋西南隅魁華戲園前。亦有數十年之久。其攤下布圍上。嵌有豆汁王三字。攤上傢俱。非常講究。按豆汁一物。爲北平之特產。多云旗族人喜喝。早年南城僅豆汁王一處售賣。而內城却遍地皆是。尤以齊化門豆汁最著名。其原質爲做粉擠下之漿。用砂鍋熬之而成。銅鐵鍋皆不佳。如今內外城皆有售賣者。各游藝場廟會。售者極多。即天橋一帶。亦是櫛比林立。惟皆不如豆汁王的主顧多。據云喝豆汁能寬胸理氣。若飲熬之不滾者。勢必瀉肚。而豆汁王者。確有幾種特色。一砂鍋熬滾。不熟不售。至完不兌水。二攤子潔淨。不似他攤之污穢。三鹹菜佳砂。別攤皆是鹹蘿蔔。王攤備有各種醬菜辣菜。是以生意極爲發達。目下非常得利云。

酸梅湯

冰振梅湯。爲夏季一種消暑止渴的飲料。雖然是一種臨時的小買賣。確是優劣各有不同。早年天橋講究邱家的梅湯最著名。每至夏季。其攤最爲美麗。在廿年前。該家每年資本約在三百元。一季所得之利。約在三五百元。其攤內有金漆水桶。成對的彩花大海碗。冰盤小磁壺。擺一片大白銅月牙兒。銅鎖練。週圍拴絆。方木盤週圍都是白銅釘。字號牌亦是銅鑲銅嵌。案之週圍蓋布上。

用白布做成冰振梅湯等字。上單白布大傘。四角挖出雲頭青銅的冰蓋兒。要打出各種的花點兒。即按此種設備。三二百元之資本。都不敷用。記得彼時除天橋邱家之外。西單牌樓有個路遇齋。東安門丁字街有個遇緣齋。前門洞外有九龍齋。琉璃廠路南之信遠齋。皆爲賣酸梅湯之著名者。目下僅有信遠齋尙存。其餘已先後關閉矣。

按酸梅湯爲消暑最佳之品。做法是在夜間。用真正滾水泡酸梅加黃冰糖渣。用大磁罐盛之。放於冰桶中。罐外振以粹冰。清晨擺在攤上。再加少許桂花。在暑熱之時。飲一杯則解渴帶涼。暑氣全消。其幌子用大銅月牙者。即表示是在夜間製成。如今除信遠齋之外。誰家也不能如此製做。可是信遠齋酸梅湯之售價。與早年亦大相懸殊。昨至該舖問詢。十年間六十錢一枚銅元之六成一碗者。現售每碗銅元十六枚。較前增十二三倍之多。其五百錢一小磁壺者。現在每壺售大洋二角。除真正講究喝酸梅湯之人外。多不至該舖去喝。現在天橋之酸梅湯攤。一份挨着一份。約有數十家之多。求一家用滾水製做者。恐亦難得。嘗見有用桶担來之凉水。即到入酸梅澗中。加以紅糖。即售一枚銅元一碗。更有一種售一枚銅元兩碗者。即用大瓦盆盛凉水。內放一塊冰。水中加以糖精。專售與一種勞動界之車夫等購飲。嘗聞人云。糖精內含毒質。因其

甜性濃厚。小商販皆爭飲之。冷水加冰。已與衛生有礙。若再加以內含毒質之糖精。真不亞於飲鴆止渴矣。

秋梨湯

秋梨湯。是將梨汁參在蒸溜水裏加以調治。然後便可以飲用。這梨湯可以提氣。是比較有益的飲料。在小小茶園的前方有一家平心齋秋梨湯的售賣處。這是在天橋唯一的一家。價錢很公道。每玻璃杯只賣一大枚。也比較潔淨。黃泥湯般的假冒梨湯。在這裏也有。饑的盆。渾的湯。看見就要使人心嘔。更有一陣陣的暴塵。不時的飛到湯裏。

賣藥

在天橋。賣葯的很多很多。就中要以賣花柳病葯的爲最多。在沈三的西側。隨街的地方。有一個中年人在孤寂的坐在長橙上。從未見過他鼓動舌唇。說生意話。除非有人與他攀談。很少有機會聽見他說話。他面前一匹小黑驢在安靜的立着。成天的不見他臥下。在驢背上搭有錢插子。寫着黑驢爲記幾個字。上面駝着一隻銅盤。裏邊盛有古老的人牙和玻璃瓶藥。他所賣的藥是立止牙疼散。也叫做哭來笑去散。名字很別緻呢。據說他在天橋很有一點小名。效力還不差。他的本號在朝陽門外南營房。字號叫瑞馨堂。

在先農市場裏。有亮光明眼科耳科。這是一個中國舊藥舖的小典型。賣姜瓜把眼藥。管治耳朵。可以在他那當時醫治。濃黃的藥水一滴一滴的倒入耳裏去。挖子。簞子。雖是新式的。然而已長了銹。

這裏也有治瘰癧子的。他名叫楊玉泉。同時他也兼治淋症。白濁。魚口便毒。五癆七傷。甚至女人赤白帶下。月經不調。他完全能醫治。據他自己的招牌宣傳。並且可以負責除治。這種野葯並沒有大的效力。可是也不會有服反葯中毒的事情發生。因為這葯的主要成分。是山楂乾餛首皮子一類的東西。決吃不死人。

在先農市場裏。再往北走。路東的地方。這一溜房舍。全是賣藥的地方。在每個舖子的門前。都不約而同的站着一個或者三四個人。他們是這個藥舖子的主人或者是助手。在門前比手畫腳的講。有的手中更玩弄着大花蛇。門前圍聚着若干的人。用着驚奇的眼光聽看。攤床上擺陳着若干種葯。也有已經乾癟了的熊掌樣的蹄子。還有一家門前立着一個與真人大小一樣的膠皮女人。手中擎着葯。是癩藥劉三代化痞膏。

賣膏藥的。他們的生意經却另闢途徑。當面試驗。不效退洋。所以常看見兩三個人身上。腿際。貼着黑烏烏油亮亮一片稀膏葯。像漿糊般的緊貼着。這膏

藥是否真有效力。確是很難說。

這些商人。練就的油嘴滑舌。表情也會逼真。他們的態度是那樣的誠懇。當他看到有人來醫治的時候。最初一定要說這病症是如何的重要。如果不急速醫治。將來必至不可救藥。或者成爲殘廢。喪却性命。都是說不定的事。然後他再說。社會澆漓。人心奸壞。假藥太多。治病的人。應該小心。不然一定要受騙的。這時。他再說他的藥是三代祖傳。是如何的有效力。怎樣的珍貴。價格是特別的便宜。於是。患病者的心情是被搖動了。他們的奸計得售了。在這裏。賣藥的至少要超過三十家以上。這小小的地方。陪襯着若許的小藥舖。確也是很好的點綴。可以攏統的分成兩個。一個是在先農市場。另一個是在城南商場前一帶。

蟲子王他的舖子在西街。在路西有一小間門市。門前攤床上擺滿了玻璃瓶子。罐子。大的。小的。裏面盛着各樣死的蟲子。是用酒精泡着。免得腐敗。據他們自己說。這些蟲全是患病人經他們治好以後。用藥打下來的。這個當然是他們矜示自己高明的表示。同時也可以作爲以廣招徠的宣傳品了。還有在牆壁上貼着大張的白布。繪有紅綠的圖畫。有的是大腹便便。有的面黃肌瘦。有的容顏憔悴。更在地下完全畫着肉色的蟲子。有的是排泄出來。有的是

嘔吐出來。這些病狀。他完全會治。他本姓王。蟲子王的混名便哄傳了出去。尤盛樓。白淨的面皮。雅靜的態度。他並沒有舖子。只是賃一個固定的場子。先前在吉祥舞臺後面。他每天在下午二點多鐘來到這裏。五點左右。便即離去。

他有一個夥伴。口齒很伶俐。賣藥的時候。先由他唱幾口二簧。喊兩聲西皮。這時遊人以爲他們是雜耍場。於是便聚集起來。他在手裏拿着一只已經死去的鷓鴣。他說出很多的故事。都是關於鷓鴣鳥的得過且過。以至於喪掉性命。人是靈於萬物的。應該早有準備。因爲有備才能無患。同時也不可以諱疾忌醫。這樣便算書歸正傳。起始做他們的生意了。

他專賣膏藥。據他自己說。咳嗽。癆傷。寒腰。寒腿。吐血。傷血。小孩食積病塊。小腸疝氣。膨悶脹飽。紅白痢疾。半身不遂。胃氣疼痛。婦人經血不調。赤白帶下。乾血癆症。這一切完全能治。

他賣藥的方法。是找一兩個有病的觀衆。當面的替他把膏藥貼在患處。聲明只要一大枚。沒有效驗。並可以退錢。稍候一會。便把膏藥揭起。這時再問那病者。病勢是否減輕。果然大見功效。病者是眉飛色舞的。頻頻點頭。看樣子是很贊成這藥的效力。然而病者與賣藥人。是否已經取得聯絡。站在同一的

戰綫上。向觀衆欺騙。這個很難說。

他同時還奉贈膏葯。分文不取的送給患者。每次只限二十份。可是不給沒病的人和小孩。他自己說。這就叫病者替他傳名。當然是宣傳術。

海馬追風膏是滋陰壯陽的藥品。有速效與根治的分別。價目由二角起至八角止。然而他不敢公開的出賣。因爲這是誨淫的。衛生局正在取締呢。

梅毒。淋濁。這不治的惡症。是普遍的發展着。投機的流氓醫生也像雨後春筍般的滋生着。這些醫生多是不學無術的。全憑着自己的兩片嘴皮。一張一翕的開閉着。這樣便能唬住一般沒有知識的患者。

癬藥劉。名嘉治。專治禿瘡及諸般癬症。設總售處於天橋西先農市場路東。門首擺攤。擺列癬禿各種模型。以爲商標。懸白布大橫額於門眉。大書癬藥劉字樣。並有傳單。上印其相片。及在衛生局領有成藥准許執照。前警察廳頒給允許製售藥品執照。及其種種說明。並大書特書。謹防假冒等字樣。又有用藥無效。可將門票退回。照數退洋。決不食言之附註。每料定價大洋一角五分。加料三角。又設總代售處於廣安門內大街路北寶順祥乾菓鋪。呈准官廳有案。與賣野人頭一流有異。然今已不知何往矣。

孫洪亮在西市場西街。是專門賣蟲子葯的。

益母膏

天壇產益母草。而製草成膏。名曰益母膏。販此者。爲壇中藥舞生。自明時已然矣。明時有濟生堂爲最早。堂中乃師徒相傳。守道家法。不娶婦。惟不穿道人服。此堂明末已倒閉矣。

濟生堂之外。爲保齡堂。保合堂。育生堂。廣德堂。天德堂。恒德堂。仙德堂。瑞德堂。皆父子相傳。世襲其業。沿至民三。先後遷出壇外。如保齡堂原在二道壇門南關帝廟內。後遷至天橋西邊路南天橋市場內。廣德堂原在壇內天師府東北中廊路北。後遷至正陽門大街山澗口。迤南路東。恒德堂遷至刷子市。天德堂遷至打磨廠內矣。保齡堂鋪長許履廷。年八十四歲。歿於二十二年。現其子震勳繼起經營云。

快手公司

在天橋。也有紙烟公司。然而沒有大的機器利高的烟齒。是一個人組織成的。全資本超不過二元錢。一隻小型機器。形狀很像切麪機。在一個邊緣有一支長形的深槽。在深槽的上面鋪着四張白色煙紙。在煙紙的一邊。抹有漿糊。把烟絲平勻的撒在上面。然後用支棍向前一推。於是這烟紙便落到深槽裏。已經成了雛形。再把牠退出來。把兩端剪齊。到這時便算全工告成。這煙絲是商

人從小孩處買來的賸煙頭。便宜得很。所以只賣一小枝一枝。工作很迅速。一點鐘可以出產百枝紙煙。雖然賣價不高。獲利却不薄。每天可以賺五六角錢。廢物利用。實在很經濟的呢。

看瓶子

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滑頭油腦的。尖薄的嘴片。確像無賴的神氣。手中拿着四五個小白長玻璃瓶子。在瓶子的端際繫着一根弦線。通連着各個瓶子。他口中不斷的喊着帶有誘惑性的句子。像什麼一大枚一看。裏面有大娘們。不穿衣服的。保你不冤。准值一大枚。看一遍。保你必要看下次。裏邊有好東西。可是不許小孩看。好奇的。都在競爭的搶着看。看完以後。嘴角都掛有淺微的笑痕。原來裏面並沒有什麼希奇。只是一張裸體曲綫畢露的女人像片。這像片是貼在瓶口處的圓球上。反映到瓶底。便放大起來。

電影屋子

在西市場西街。有兩家活動電影。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面設有長燈。可以容下十三四個人。在東牆上有一方五尺寬白布。那就是銀幕。影機在屋外可以由窗隙內射映到幕上。花去二大枚。便可以躡進屋裏去。鑑賞這小型的電影。在以往比現在還要簡陋。利用光的反射作用。把太陽光映到幕上。現在

已經擴充。備置有極小型的發動機。用電力透射過影片。稍有真電影的風味。

茶社

天橋西市場南街。有規模大的茶社。如西華軒同樂軒等皆是樓房。內分躺椅坐椅。其他多是蒲棚搭的。並沒有字號。亦分躺椅坐椅。每位水錢三大枚五大枚不等。喝茶的時間。無有限制。

剃頭棚

天橋西市場南街。及城南商場南面。有一間間的小白棚。鄰比的接連着。這些白棚。完全是白色素布所圍成的臨時交易處所。到了收攤的時候。這些棚子馬上就可拆卸的。凡是來過天橋的人。或者到過別的廟會或露天市場的人。便會知道這些白棚子是理髮舖。每個棚子裏。只有一個理髮師在工作着。每天從午間到晚上。沒有一刻兒安閒。有時候。他們在極度疲乏之餘。只能嘆一口氣。發洩出他鬱抑在胸中的幽悶來。可是他們並不敢說一句半句怨言。或是放棄了這項工作。因為他們的職業是理髮。越是身體匆迫。沒有閒暇的工夫。他們越會多賺錢啊。然而在這社會蕭條。一切都包圍在不景氣的氣氛以內的時候。他們的生意。有時也會異樣的稀少。自己在孤伶伶的坐着。半天不會有一個主顧踱到他的棚子裏。這間棚子裏的佈置很單簡。一只靠椅。椅

前一隻條桌。上面陳設着。剪子。洋刀。刷子。撲粉。頭油。這一類理髮用的器皿。在長桌上。靠後方。還豎着一面大鏡子。高高的個兒。有五尺長。這裏的一切用具完全未曾經過消毒的手續。在每一間棚子裏的鏡子上。都貼着這樣的紙條。奉衛生局諭。不准打眼。取耳。這裏的價格。倒是很公道。並不昂貴。理髮。分頭。平頭是二十枚。光頭。剪光頭。剃光頭。完全二十枚。因爲這裏的價格便宜。所以下層階級的人們。當然都要來這裏剪髮了。

算命相面

天橋算命相面者。多在西市場。公平市場。城南商場南面。及先農市場南邊。比比皆是。內分奇門遁甲。金錢六十四卦。六爻。梅花易數等。他們雖然同是巾行（行話）却是有幸有不幸的分別。不過全憑着眼與嘴。卦禮有占課一角的。有二十枚的不等。

按算命相面測字。皆稱巾行。占文王課的曰圓頭。占六壬課曰六黑。批張算命的曰八黑。彈絃子算命的曰柳條金。測字的曰小黑行。黃雀附帖算命的曰佳巾。用草根量手算命的曰草巾。敲木板與敲電鑼算命的曰灣巾。不說話寫字相面的曰啞巾。在地上測字算命的曰硯上巾。在棹測字的曰橋樑。走茶館測字算命的曰踏青。立在牆下相面的曰搶巾。在廟內或在屋中或棚內算命相面的

曰掛張。相面的總名曰斬盤。

戲園

天橋戲園。最先（民十以前。）只有蕭搭之棚。俗呼天橋大棚（凡在天橋唱戲者。皆曰跑大棚。）其後被火。始漸改用木架鉛鐵板。現又改築灰頂。在民十以前。天橋迤東有戲園三家。即歌舞臺。燕舞臺。樂舞臺。自國都南遷後。相繼停演。臺址漸漸荒廢。近已改建舖面房矣。天橋迤西西市場正街。有吉祥風記舞臺。昇平茶園。福仙茶園。丹桂茶園。魁華舞臺等。皆係演唱秦腔之場。尙有小小茶園。萬盛茶園。小桃園等。開戲時若每位戲價三十枚。至午後即減收二十枚。再遲則爲十六枚。以至十枚八枚。晚間剩一二戲時。有收六枚四枚者。往往見有攔門人大呼四枚。及至買票入內。則戲已至尾聲。則聽戲人徒呼負負。而戲園中却終日滿座。有謂天橋戲棚爲坤伶發源地者。此話確非虛語。如雪艷琴原名金小仙。高媚蘭原名喜月琴。金友琴原名金秀齡。雲飄香原名林金翠。綺鸞嬌原名陳桂雲。珍珠鑽玉蘭芳等。皆爲天橋大棚之脚色。居然各樹一幟。皆成名脚矣。

坤書館（又名落子館）

民三以後。天橋始有坤書館之設。初不過三五家。至民五開闢蓮花池。及水心

亭市場。落子館營業。乃大興旺。蓮花池內有環翠軒。天外天。綠香園。藕香樹。水心花亭等。蓮池外有合意軒。安樂軒。中華園。振華園。其他蕪爛不計其數。鼓姬最早得名的。爲馮鳳喜。鳳喜的得名。由於易實甫先生作天橋曲。有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日走天橋的詩句。真所謂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民八燕風報發起鼓選。十一年夏間。小公報又開鼓選。十三年冬。有人戲擬合意軒鼓姬內閣。又有人戲擬鼓界十二公主。這三個時期。爲鼓姬全盛時代。其經過民八當選人材。爲鄧銀桂。陶彩雲。于瑞鳳。白銀寶。富貴卿。桑萬芳。何金桂。汪金蘭。玉素蘭。良小樓。

民十一。當選人財。良小樓。桑蕙芳。才藝科博士。其餘于瑞鳳。鄧銀寶。富貴卿。汪金蘭。何金桂。鄧銀桂。張桂喜。劉秀卿。王瑞喜。龔惜榮。都被選爲博士學士。

民十三。合意軒鼓姬內閣。「總理」伊惜蘭。「內務總長」王惜蘭。「外交總長」高玉蘭。「交通總長」伊蓮香。「財政總長」龔惜榮。「陸軍總長」果銀寶。「海軍總長」張惜俊。「農商總長」宗秀蘭。「教育總長」田俊卿。「司法總長」呂翠蘭。「參謀總長」王筱紅。「國務院秘書長」徐豔芬。

鼓界十二公主。「王鳳友」桃花公主。「高玉蘭」玉蘭公主。「張桂喜」桂花公主。「伊蓮香」蓮花公主。「龔惜榮」芙蓉公主。「李鳳波」李花公主。「伊惜玉」牡丹公主。「王桂仙」海棠公主。「王惜蘭」桃根公主。「趙鳳琴」柳葉公主。「薛玉琴」落葉公主。「白長福」飄紅公主。鼓姬桑蕙芳工書善畫。尤以螃蟹爲最。

民二十二眞報鼓選。當選者爲靳鳳震。王雲霞。聯幼如。郭筱霞等。

民二十四箴報鼓選。當選者爲王雲霞。王玉寶。楊世琴。聯幼如。郭筱霞。從前前門大街路西烏籠子舖隔壁。有臨時樂子館一處。許多作切糕生意的人。在內居住。羣呼之爲切糕屋子。這般人一清早起。皆推車出去叫賣。到晚纔回來。房主見白日空着。借這時間。賃開男女雜班。希圖多得進款。成爲變相的落子館。每唱一齣。由女唱角下來。挨座打錢。眉來眼去。人又叫他爲吊膀館。按唱落子始自東便門外之運糧船上。此種人自謂老合。說話多有春點。每日掙錢有限。全憑空子餽杵。即有人另給賞錢。如今則與早年大不相同。唱手亦多坐自用車。衣服極爲時髦闊綽。呼空子爲捧角家。赴館子名爲上買賣。每日開場爲開鑼。在未開場前。各種落器陳列桌上。謂之瓦場。館中供周莊王牌位。在開場前須焚香。開場時由場面男角先唱發四喜。又名拉架子。

。然後由借臺排演小坤角先唱。幾場名爲墊場。又叫做換場。每日所唱之曲。如梅花調。又名清口大鼓。小口大鼓。又名怯大鼓。鉄板大鼓。即樂亭調。時調小曲。蓮花落等。場下有持扇子人（名遞活的）。請示顧客點曲。名爲戳活。所持扇子名爲彩扇。上寫各曲的目錄。顧曲每點一曲。持扇人高喊有題目。某角唱某曲。如唱手嗓子高爲吭亮。嗓子低爲吭古。長斷曲爲海的（讀上聲。短斷曲爲掘的。（讀去聲。）減去曲詞爲碼啦。所點曲唱不會唱者爲各念。稱錢多爲杵頭夥。錢少爲杵頭念。如每唱五曲若給一元爲畫一個。點過某坤角稱爲某角的活。再去不點爲吭啦。館子散了爲蘇啦。館子中一舉一動亦有行話。在早年點曲每個均是一元。現在由一元至五角四角二角不等。每唱一段。要錢一次。名爲打錢。凡戳活之錢。唱手與館子各半。散場後一日所掙除花費外。所餘之錢多再打份。茲將現在各落子館館名列下。

（合意軒）西市場東街。主角董世寶。李鴻樓。李硯琴。楊世琴。金雪梅。趙桂雲等。點曲每個五角。

（德意軒）在城南商場東北角。主角郭筱霞。花艷舫。李蘭芬。吳大平。于蘭鳳。李蘭芬。李蘭舫等。點曲每個五角。

（德昌茶社）在城南商場內。主角平金翠。趙翠霞。郭寶琴。趙俊霞等。

點曲每個四角。

（春華茶園）在公平市場。主角富友琴。李卉英。花素絹。馬俊卿。筱桂花。馮蕙蘭等。點曲每個四角。

（樓外樓）在先農商場。主角裴秀蘭。趙俊卿。胡鳳霞。段玉紅。點曲每個二角。
（義合茶社）在公平市場。主角劉蘭友。薛芬琴。李俊卿等。點曲每個二角。
（二友茶社）在天橋市場南。主角王玉寶。雙玉蘭。李連珍。劉鳳鈴。祥文鈴。全玉香等。點曲每個二角。按自民國二十二年天橋西市場西街爽心園。演唱山東。西河。大鼓以來。每日上座。非常踴躍。其主要角色。爲李雪芳。劉少芳。○（即七歲紅）等。打錢之法。每唱完一段。由一人佔在場上。高聲喊嚷諸位隨意開賞。或有一夥計持小柳波羅。挨位打錢。俟打過一週後。若還差五百枚或三百枚。（看人之多少而定）打足錢數時。再往下接着唱。至民二十三。公平市場天華園及玉明軒。相繼演唱河南墜子山東西河調大鼓。天華主要角色。爲段大娃李玉芳等。玉明軒主要角色。爲董桂枝程玉蘭等。其打錢方法與爽心園相同。另有唱河南墜子之棚子六七處。圍聽之人甚夥。

大鼓書棚

大鼓書棚多在城南商場南面。與公平市場等處。按大鼓書舊名鼓兒詞曲。因

爲早年專演唱整本大套的鼓書。所以書上加一個大字。其取義在唱大套之鼓書。大鼓的名目很多。各有其長處與短處。雖有時代與產地之不同。然皆爲黃河流域所產。其大概之類別。以樂器得名者曰梨花大鼓。以地得名者曰奉天大鼓。西河大鼓。京音大鼓。以調子得名者曰客（讀怯）口大鼓。梅花大鼓。但其中以客口大鼓得名甚奇。彼時京師人對於凡非北京口音者。都呼之爲客口。（怯口。）平東有一種鄉音大鼓。初來舊京時。舊京人以其聲音不同。遂以客口名之。久而久之。即成專名。此外尙有一派。以其生活地在山東河南鄉間。其鼓較平常者大。一手拿鐵梨花片。一手執大木槌。唱音如破竹聲。簡稱爲大鼓。完全用北京口音者。稱爲京音大鼓。其音調文詞。純爲藝術之作品。其節音樂器爲約長半尺許之檀木小板數層。中間繫以繩。伯指居其間。兩端皆能相擊發聲。和音器爲高架。兩面扁鼓一。三絃一。

因此派說書時。須加姿式表演。又重感嘆及口聲之摹仿。專門說唱歷史如劉公案。楊家將。英烈傳。天門陣等。無參雜描寫社會之惡語。唱時加以身段表演。用呀。呦。唉等嘆詞入妙。以各種聲音描出書中人個人的性格。其所唱之詞章文字甚爲典雅。按梨花二字。乃犁鏝之借音。犁鏝爲黃河流域農器之一。利以農歌。故曰唱犁鏝片。音調即由此產生。近古時有執此業者。確以廢

犁鏵片磨成。聲音純厚。後來藝術漸漸進步。乃用鐵工造成。或用銅片。聲高而清。即失去本來面目。其所用鼓。乃係短足。亦存農歌之跡。鄉村間農工暇時。男女老幼。集於場圃聽書。或箕踞。或跌坐。說書者亦席地而坐。故利用鼓之短足。今此調通流於大都邑中。而短足鼓。由卑遷高。居於案上。三絃爲後人所加。漸有大套之鼓兒詞。始爲二人合奏。說到鎖口地方。卽住口打錢。每人不過一二大枚云。

評書場

評書場。天橋亦有數處。多在西市場西大街。及公平市場。按評書在社會上。佔有攸久歷史。喜聆評書之人。多是有閒階級。暨無衣食虞者。藉此消磨歲月。評書所供之祖師。是周莊王。孔子。文昌帝君三位。說評書者。行話中稱爲使小傢伙者。尙有使大傢伙者。卽係彈絃子。唱大鼓書者是也。大傢伙卽指其絃子而言。而小傢伙乃係指說評書者。棹上所放之醒木而言也。說評書者有三樣物件。乃係必須有者。卽係說書時棹上所放之醒木。扇子。手巾是也。醒木用以作爲分析段落。扇子用以代替刀槍橋樑房屋等類。手巾可作來往書文信件等物。此三樣物件。並非自置。是在拜師學藝已成時。由師父發給。發給時之儀式。是徒弟跪在師父面前。師父將此三物。放在茶盤上。茶盤上並鋪有

紅棉紙一張。或由師父親自發給。或由師父倩人代發。爲徒者叩首受物。便可出外作藝。

謹案然在拜師之先。尙得由徒弟親立字據。內中詞句是。「昔者先聖有言曰。自行束修以來。吾未嘗無誨焉。由是推之。凡人之技能。或文或武。以及工商百藝。未有不投師受業。用心習學。而能精通者。師之道大矣哉。因入門受業。投一技之所能。即係溫飽養家之策。歷代相傳。禮節隆重。由來久矣。今有××經×××介紹情願拜投×××門下學演評詞。於×年×月×日在祖師駕前焚香叩稟。行拜師之禮。入門受業。自後分雖師徒。誼同父子。守先聖之教。對於師門。當知恭敬。身受訓誨。沒齒難忘。此後情出本心。絕無反悔。謹具此字」等語。徒弟拜師。亦分門戶。每於各人之名字一看。即能知悉其係何門之徒。何門之師。以現在所有各門而言。例如榮字（劉榮安。陳榮啟等。）的師父是福字。（文福先。羣福慶等。）暨雲字（楊雲清。董雲坡等。）福字雲字的師父是文字。（海文泉等。）又如鶴字（劉鶴雲。兆鶴先等。）的師父是坪字。（蔣坪芳。邢坪馨等。）坪字的師父是長字。（李長彩等。）再如繼字（劉繼業等）的師父是殿字。（王殿魁等。）又蔭字（馬蔭良等）的師父是正字。（品正三。廷正川等。）正字的師父是嵐字。（文嵐吉等。）其豫字（李豫林等

（的師父是華字。）金華安等）。華字的師父是誠字。（黃誠志。張誠斌等）。又如英字。（趙英坡等）的師父是聚字。（德聚明等）。還有清字（張清山等）的師父是伯字。（關伯濤。王伯芝等）。伯字的師父是崑字。（玉崑永等）。再如建字（文建華等）。的師父是士字。（陳士和等）。尙有傑字（劉傑謙等）的師父是致字。（德致厚等）。惟劉傑謙現改名爲劉漢卿。而漢字門。亦只劉君一人而已。

現時評書界稱書館爲「窰口」。館主爲「窰口西」。地攤爲「學眼」。出外作藝名爲「開外學」。與館主是按三七分賬。如下地與地主是按二八分賬。然而設非爲勢所迫。誰也不肯落在地攤說書。彼等如落在地攤說書。亦有如伶人由戲院中。轉入於天橋大棚內。現在北平市中類如天橋西安市場等處。均有地攤之說書者。在平市中某人某月在某館中均有一定。絕不相混。每次說書期限爲兩個月。分爲白天燈晚。每至兩個月輪流一更換。彼等稱之爲一轉。而說評書者每至兩月一轉之期限。即行停止。無論書說完否。即更換他人。可是頭末兩天。所進之書資。向例完全歸爲說書者一人所有。館主並不分賬。此外更有說書先生於首尾兩日。特別大賣力氣者。如說濟公傳暨永慶昇平之海文泉先生。每於一轉內之末日中。必加說演相聲。以暨大逛西廟等熱鬧

故事。

評書中人如在任何地方。看見有說書者眼生。行話稱爲「海青」。有好多事者。就要加以盤問。盤問之法。由在該人說完一段時。或其打錢時。將其棹上所放之醒木一橫。並有將扇子橫置棹上。將其棹上之手巾橫搭於醒木暨扇子之上。該說書者。見其棹上之三物已有人橫過。常詢問是何人橫伊傢伙。該盤問之人當亦說道。請問汝是何人之徒。學藝若干年等語。如該人果有師。父。亦於是時說出。二人便可更加親近。如該人並無師父傳授。斯時亦必說道。我學藝尙淺。並未拜師。請您賞飯吃。情願拜爲門下等語。盤問之人如看可造。亦能收其爲徒。據聞文福先生曾在天橋。遇見過事情。總之盤問「海青」者皆是內行人。外行誰也不能多事。

說評書同人。在民國八年時。曾立評書研究社。共推雙厚坪爲長。後改潘誠立。社址在地安門內北長街教育會內。尙有劉葆初。關揆一。何振生等。爲名譽長。後因教育會改組。而評書研究社。遂亦遷移在外西華門雙周倉廟內。殆至民國十五年時。即改爲評書協會。會址在地安門外金絲奪胡同懷寶庵廟內。現復移至天橋福海居茶館內。

評書一道。於清末時。極盛行於平市中。斯時有三大王之稱。即戲界大王譚鑫

培。鼓界大王劉寶全。書界大王雙厚坪是也。

評書之種類。有列國。三國。東西漢。精忠傳。綠牡丹。水滸。聊齋。三俠五義。善惡圖。大宋八義。隋唐。朋英烈。內丹圖。(西遊記)外丹圖。(封神榜)五女七貞。永慶昇平。三俠劍。濟公傳。彭公案等類。內中有按史評說者。有按演義而說者。有由鼓詞中翻改者。有穿插自編者。類如西遊記。本不爲評書之內。該西遊一書。原歸漁鼓書內。(即懷抱竹桶。以手敲之。連說代唱者。於前十餘年。頗盛行一時。現在也歸淘汰之內)。

說漁鼓書西遊記最出名者。爲安太和。安係雲裏飛之師祖。安將是書傳於徒弟亨永通。亨復教與其弟子。老雲裏飛至亨永通時。即說唱西遊。代賣糖。糖名沉香佛手餅。至老雲裏飛時。尙承師業。必趕廟賣糖。懷挾漁鼓。說唱西遊。前數年尙見其於隆福寺等處。近年來已不見此老矣。其於說至一段時。並不索書資。只令聽書者購買其一塊佛手餅即可。佛手餅先賣一小枚一塊。後賣一大枚一塊。後有評書界內人。將是書改爲評詞。定名爲內丹圖。其名爲內丹圖之用意。蓋有人謂西遊記中唐僧師徒五人。即暗射人之肝肺脾胃腎五臟是也。然又據評書界稱其師徒五人。並非影射肝肺脾胃腎。乃是神心情性意。唐僧乃係人之元神。孫悟空爲心。猪八戒爲情。沙悟淨爲性。白龍馬爲意。蓋因

心宜隨神。心移神則亂。而唐僧每於遇難之時。率多因孫悟空不在身旁。八戒爲情之意。乃因情易生禍。以至每次遇險生禍等事。俱爲八戒所引起。沙僧爲性。因性乃隨心。而悟淨始終聽悟空之指使。白龍馬爲意。乃謂意馬之故也。評書中尙有大小件之分。例如列國。三國。東西漢等書。均爲大件評書。即係指其穿褂袍帶。馬上爭殺。亦如戲劇中之靠背戲。如三俠五義。永慶昇平。彭公案。三俠劍等書。均爲小件書。即係指其均是竄房越脊。高來高去。步下殺打。亦有如戲場中之短打戲也。

二十年前北京說評書。多露天書場。茶館裡帶書館的家數不多。最出名的。後門一溜兒胡同東華門。東悅軒南城。金魚池天橋兒福海居。東四廣泰軒。有時還可邀請隨緣樂。平常日子。都是兩個月一轉兒。說書妙在與地點無關。其價值不因進茶館而增。亦不因在露天而減也。此項露天書館。各條大街上觸目皆是。設列於甬道之旁。冬日則露天以向陽。夏令則支棚以避日。場內設有板凳或四行或六行。中央之二行。名曰龍鬚凳。說書的必須正支正派。始準其適用龍鬚凳。否則撤去一條。每二回書斂錢一次。坐客付時當十錢一文。說書的須自己繞場領取。打多少是多少。外圍子站着聽的。給就接着。(用茶盤接)不給不許要。張明和說反唐。帶賣四珍丸。李有源說西遊。帶賣佛手餅。張以

大鼓爲記。李以漁鼓爲記。這項人在光緒年間。以勝字輩爲最盛。高勝泉半勝成尹勝雲等。均爲社會所歡迎。且彼等慣於露天。輕易不進茶館兒。惜古調不彈。書多散失。女五七貞與大宋八義。後人尙有演者。惟有善惡圖一書。自「承德印」之後。即成絕響。今者天橋兒迄南一帶。雖仍有露天書場。一切組織已非矣。

天恩堂向以說西遊爲業。爲一安某所創興。安某綽號猴兒安。擅長西遊。此人猴氣十足。惟西遊乃一脈單傳。凡是說他的。必須出天恩堂之門下。每逢作藝。設備特別。第一。前面有一半截圍棹。上書天恩堂三字。第二。棹面之上左方。設有漁鼓一具。說時須將漁鼓抱起。以手撫之。爲數十三。第三。正業是說書。副業賣藥。藥名「沉香佛手餅」。說畢一回。即手持售糖之盤。繞場一周。一文當十錢一塊。凡是說西遊的。必懷遵以上之三例。以表示其爲「道門」。安某之後輩。若李有源與李道興。李爲有字輩。瑞爲道字輩。後起者尙有一奎道成。瑞與奎皆李之門徒。天恩堂。再傳弟子。光緒庚子後。說西遊的。偃旗息鼓。直至民國以後。改爲內丹圖。但時勢已易。聽書的已不大歡迎。說書的早已另作打算了。

天橋之藝場

躡躑之起源。係自咸豐年間。彼時有稱薩木蘇王者。亦稱爲神力老王爺。善於躡躑。特爲皇帝保鏢。鎮守外藩。並於每天上朝時踢十八根木樁子。下朝時亦踢十八根木樁子。以爲鍛鍊。相傳當時蒙古有大蒙牛二蒙牛晉朝。進德勝門時。須灣腰而入。以言其高壯也。後與神力老王爺比武。皆被擊敗。故有神力老王爺。踢倒大蒙牛。摔死二蒙牛之說。後來學者。遂皆崇神力老王爺爲鼻祖。後設爲官役。總稱善撲兩營。分左右兩翼。右翼設於東城。左翼設於西城。躡躑場則設於北城大佛寺。躡躑者分嚶兒達（即座）撲戶。他西密（如軍隊之兵）三級。每級分頭二三等。依本事之大小而別。服此務者全爲旗人。皇帝傳於每年冬至。舉行檢閱禮。依等級之大小比賽。若本領特好者。亦可生等比賽。然後由皇帝依本領之好壞。加以褒獎。升級加等。亦在此時。若遇有外邦之進貢者。多與外邦之撲戶摔跤。亦有獎賞。

民國成立。善撲兩營。便被取消。所有嚶兒達撲戶等。素日養尊處優。以成習性。除躡躑外。別無所長。故糾合同志。而以鬻技爲生。

北平之躡躑場。始於天橋。民國十一年時。有楊雙恩者。前曾充頗戶。因無以爲生。遂在天橋練把式打錢過日。後沈三加入摔跤。亦頗受人歡迎。於是改爲完全躡躑。初本不收金錢。後因他種生意皆因此遺誤。莫不賠本。故亦漸成藝

人一流。其他躡跋家。途羣起效尤。成爲固定之職業。彼時之躡跋場。卽在現今天橋合意軒落子館之後身也。

躡跋家有二種主要用物。卽褙襖衣。駱駝絨繩。螳螂靴子（蹠。在北方讀刀音）皆爲護身之用。若身著此三物上場角鬥。摔死無人償命。是爲彼等之定規。被摔者亦不能有所埋怨也。

此道中人。極尙義氣。若遇同道遭難。雖爲之粉身碎骨。在所不計。又素日對前輩執禮甚恭。儼然父子。但彼等並不收受正式徒弟。如遇有情投意洽之朋友。將各種方式授之。而實在功夫。仍須個人暗中操練。故無恒心者。不能爲之也。

躡跋場上彼此摔跋時。目的旣爲金錢。其中自有真假。無可諱言。當入場摔跋。眞摔時多。至三二五合後將耍錢時。則祇圖摔得漂亮。而使觀者悅心。行話上呼眞爲尖兒。假爲理性。吾人若聞摔個理性的。則是假的。但此種假功夫亦須鍛鍊。否則手脚未到。而人已倒。豈不露出馬脚。至推磚者多爲眞功夫。最假者。不過使用沙磚。然亦不易爲也。

天橋各種買賣。皆有春典。外人不能知之。此中人亦不輕易告人。彼等緘守宵給一根金。不過一句春。躡跋之行話。亦爲七春八典之一。如舌爲碟子。褲爲

蹠空。帽爲頂天。均非外人所能知者。

蹠蹠場最重說話。技藝尙次之。出場時必須說一段話。即便四旁無人。亦滔滔道個不絕。要錢時亦須說一段話。此等話皆須受長時間之訓練。然後方能說場。內行人謂爲說買賣的。如要錢時說。帶錢的先生們給扔幾個。沒有帶錢的給站腳助個威。你若說怕我嘴恨人的話。那你就是罵我親爹。其實爹字他們唸街音。偶然聽之不理會。實已非本字矣。再有賣藥時。亦有一段話。但更難說。內行人有八字秘訣。爲吸拉攏扣。抽撒盤環。

各場每天所入之錢。與地主二八分。說買賣的拿一份半。其餘依本領大小拿錢。若遇天氣好時。每小份可得洋一元。說買賣的可得四五元。利之大並不遜於任何生意。

蹠蹠場多附賣藥品。藥方皆有相當之傳授。并經官廳化驗者。獲利尤厚。現沈三賣舒筋活血丹。能治五癆七傷。諸虛百虧。張寶忠賣滋陰保腎丸。能治風寒麻木。筋骨疼痛。價洋由一角至一元。銷路甚暢。

現在天橋蹠蹠者。首爲沈三。沈爲回教人。因其父善蹠蹠。故沈自幼即受訓導。及長曾業賣牛肉。中途亦曾當兵。後楊雙恩在天橋關蹠蹠場。彼爲參加之第一人。現彼在天橋開蹠蹠場。並設有清德藥室。遂以此爲業矣。

次爲張狗子。其人甚肥胖。乍識幾誤爲肉舖老闆。而不似以武藝見長者。張爲前門車站之脚夫。因不留心。將排子車失掉。後與人賭寶。贏有三十餘元。經人介紹從楊雙恩爲師。張現亦在天橋開躡躑場。夥計有孫傻子。劉四寶。楊八等。

張寶忠。雖爲設場最晚者。但武藝甚高。並擅把式。不愧爲後起之秀。後從李鳳鳴學躡躑。現躡躑兼練把式者。僅張一人而已。

還有幫場者，皆爲技術甚優者。亦不要錢。純爲幫忙。計有回回馬八。李連峰。郭八。裁縫劉三。賣牛肉大李。潘恩保。李榮齋。郭永禍。王小孩等。現彼等因個人職業關係。皆相率他往。僅李連峰尚在彼處。但亦輕易不下場矣。善寶林。不口就是擗躑。並能練耍中旛。亦爲他人所不能。因其能以取物爲戲。故與人比較。自當出人頭地。善寶林的玩藝。到不是宛八爺的親授。但是他的膂力智能。都高人一等。由此就可知他的技術在擗躑裏。總算是有數的人物。

胡老道。是天橋怪傑。他今年已六十餘歲。精神十分飽滿。他的名字叫德泉。道號是志蘭。原籍河間府。他父親曾做大官。他自幼好習武術練得一身軟硬功夫。腰腿之軟。眞像棉花一般。

牛茂生。年四十三歲。北平人。練爲硬弓。伊並不討錢。而爲賣葯。因其葯質精良。效力宏大。購者日衆。故於天橋南。公平市場。開設生生堂葯舖。

張寶忠。年三十九歲新集人。幼從其父玉山。習練武術。二十五六時。曾赴張家口。綏遠。包頭一帶。功夫以春秋刀。刀裏加鞭爲最佳。故在張家口等地。有大刀張之稱。

信鏢孟在天橋有一個武場子。豎着一面白旗子。書着信鏢都善堂孟六個大黑字。這裏共是兩個人。一個是五十餘歲的老者。一個是年可十二三的孩子。他們是父子。老年人說話時候很少。小孩子總在忙碌着。他的精神很充暢。高高的胸脯向前挺着。聲音很洪亮。年紀雖然小。工夫確是很純熟。慣使甩頭一指。據他自己說。夜間能打香火頭。白天可以迎光打懸針。在地上用白粉繪成人頭。耳。目。口。鼻。都按部位釘有銅枚。他可以站在距離十步的地方。依次的。把豎着的銅枚擊到。這雖是小巧的玩藝。然而沒有純熟的工夫是辦不到的。這小孩的人緣很好。頗能維繫住許多人。

美興周。在城南商場迤南。也是賣藝的人。他是一個年將六十歲的老人。黑黑的鬚鬚。顯明的分在左右。據說他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和二兒子。在以往也曾在天橋落過地練玩藝。現在是到南方去了。現時這裏只賸下他的三兒。

四兒。都是在二十上下歲的年歲。還有他一個徒侄。是女人。在三十多歲。他們主要是賣舒筋活血膏。他常在每次觀衆擁擠的時候。便要拿出來他們的藥品。向觀衆兜售。這種藥也有人購買。在他們的棚子裏。掛着一個白布寫的招牌。姜興周世傳舒筋活血膏。

劉雪緣。她的武功。因是家傳。故甚精彩。拳脚之靈俐。姿式之堅穩。手眼之隨合。刀槍純熟。與練數年之青年男子。差無分毫。現於天橋公平市場賣藝。趙鳳雲。二十三歲。拳術刀槍。均爲純熟。尤以軟功。折腰弄腿更爲特長。均爲其父姊所授。每日於天橋明星市場獻技。以其嬌弱身軀。竊窵體材。演以拾刀動槍軟硬功夫。

馬惠蘭。年十七拜楊高腿爲師。拳脚刀槍。盡皆粹熟。現在天橋明星市場獻技。

張綺娥。是張寶忠妹妹。她有雄偉的體格。英武的態度。其實她祇十六七歲。她的父親張玉山。也是武術家。從四五歲時。她就隨着父兄學習拳脚及各種兵刃。到現在來。差不多已經練了十年多。所以學得一身好工夫。

鄭連璧。河北大城縣人。八歲讀書。十六歲始脫離學校。性好武術。民十年間。在天津投師楊清臣（即楊高腿）習練術。習藝二年。成績頗佳。民十四年

。由津來平賣藝天橋。受各界之歡迎。其拿手技術如空手奪刀打對拳等。無不精彩。但他的筆法。亦是不弱。寫雙鈎字。更爲端正。

董桂珍。十三歲。北平人。在九歲時。經人介紹。拜鄭連璧爲師。爲鄭第一得意之高足。因其天真伶俐。體格頗健。復經鄭細心教授。數度寒暑。刀鎗拳術。均已純熟。對於空子奪槍。對打拳等。尤爲精彩。腿腳手眼。無不靈便。人緣頗厚。

吳桂卿。年十五歲。北平人。性亦好武。十二歲時投鄭爲師。習學武術。終日折腰弄腿。演習刀鎗。非但不以爲勞累。反而感覺快樂。實爲罕見。單練雙打。均臻佳境。般觀衆之好評。

常慧貞。北平人。現年十五歲。十三歲時。經人介紹拜鄭爲師。因其拜師年期短促。年齡稍大。對於武術中最爲需要之折骨長筋。用功甚勤。已獲有相當成績。

李桂福。年八歲。耳體頗健。精神甚佳。爲鄭徒。於六歲起始。經過二年之久。所習拳脚腰腿。頗爲靈敏。

附藝人行話

武術行曰瓜子行。打拳賣藝的曰邊瓜子。在本地擺場子的曰寸土。出門賣藝

的曰開碼頭。到一處又更移到他處曰過眼。大槍曰條子。大刀曰海青子。花槍曰花條子。單刀曰片子戒。手刀曰青子。

盤槓子

盤槓子。這的確是很有益處的玩意。早先有一位六旬以上的老年人。專練盤槓子。工夫純熟。可以祇用兩手的食指。附着在槓子上。上下左右的旋轉着。不會落到地下。他的名號。曾經多方探詢。然而沒有人知道。同時他自己也保守秘密。不肯告訴人們。

近時在公平市場還有天津三個小孩子。大的十五歲。二的十一歲。小的八歲。這場子裏只有他們爺四個。沒有第五個人。他們身軀小巧玲瓏。盤槓子是最適宜。看着是很令人愛惜。因為越是年紀小。越會激起人們的同情心啊。他倆沒有生意口。不會江湖話。只知道賣力氣的苦幹。實幹下去。不曉得討巧。也不會討錢。只是仰仗觀衆的同情心。自動的扔給他們錢。不給錢他們也從未發過一次怨言。

變戲法

天橋變戲法的場子。多在公平市場。他們的玩意差不多都是一樣的。翻來覆去的變。沒有什麼新鮮的。他們所常變的是仙人摘豆。仙人摘豆據說這是變

戲法的人在初學藝的時候。必需要最先學的東西。因為他們說這個是練習手法的最佳途境。這個熟練以後。方能繼續的做下去。普通都是在手裏拿着五粒彈丸大的紅色迷臘球。用兩隻豆青碗。他可以隨便的把這幾粒紅丸由這個碗裏挪到那隻碗裡。甚至於兩隻都變成空空如也。看不見紅丸的踪影。這個並不希奇。不過他們的手快。在扣碗的時候。已把球藏在手裡了。因手快他人看不出來。

他們口能噴火。吞鐵球。吞寶劍。吞銅鈴。可以聽得見鈴在腹內響。然後再吐出來。蛇。更可以馴順的鑽進他的口。而從耳部露出。

金杯入地。這也是很值得敘述的玩藝。用一塊藍布遮在一隻玻璃杯上。他說。能把玻璃杯變入地中。可是他說是說。却是遲遲不變。總是談一些不關緊要的胡話。以期把觀衆的注意力。轉引到別處去。正在觀衆疏神的當兒。他便驀然的用他手中的木棒。使勁向布蒙着的玻璃杯上一擊。拍的一聲。那隻杯當然是被擊碎了。他似乎很惋惜的怨恨自己的冒失和大意。及至藍布揭開。玻璃杯的跡迹沒有了。就是破碎的遺痕也半點不留。這便是所謂金杯入地。然後他再將藍布鋪在地上。當中放着一隻杯口大小的鐵圈。他從這鐵圈裏。用手一點點的掘起一個圓形的凸起。看樣子很像玻璃杯。他說那只擊飛了的

杯子還可以找回來。這個凸起便是那只杯子。只是他並不馬上揭開。宣示觀衆。而又叨叨唸唸的說別個去了。什麼南方熱。北方寒。不冷不熱數中原。人人都說中原好。男又俊來女又賢。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戲法靈。全憑麩子搗。

這戲法場子的主演是一個人同時還需要一個小孩子做他的配角。幹一些零碎的事情。還要和他一唱一合的問答着。像什麼你做什麼來啦。這已經是成了定例。那小孩必要這樣答。變戲法來啦。會變嗎。會變。在家吃飯啦嗎。吃啦。吃的是什麼。窩頭。這時變戲法人便說。真洩氣。倒說點好的啊。於是小孩馬上接着說好窩頭。他媽的你不會說高的嗎。高窩頭。這孩子真沒出息。你不會說露臉的嗎。露臉的窠頭。於是觀衆們哄然大笑了。鑼是戲法場唯一的樂器。鏗鏘的聲音。永不曾停歇。除非在他胡扯的時候。

他們都是鬼靈精。會迎合人們的心理。往往一喊嚷要變大件。在沒變以前。應該先要一些錢做押頭。可是直到錢歛完了。那個大件也許賣不出來。還一種木箱大變活人的戲法。從一個空箱內。可變出送回許多的水盆花盆。並數個小孩子裝在木箱內。也可以不翼而飛。木箱是有底有蓋的上下翻動。可以隨意之可使那小孩子們出現和隱沒。但放木箱子之處。係用青布搭支的小棚

子。可以遮蔽內中秘密。然究不能瞞於個中情形的人。他們斂錢方法。每隔二十來分鐘就要錢一次。多少到是隨意。末後還是再求多少枚。(看人之多少)但是不給他錢。你若是一走。未免他的口內說些不大好聽的言語了。他們的收入不定。每日至多也不過數百銅元而已。

附變戲法的行話

變戲的總稱李子行。吞寶劍的戲法爲包李子。婦人頂缸走索戲法爲烘當李子。用布圍圈在內變戲法爲搨戲棚。傀儡戲與走婦人戲法爲銀牙棚。

程文林

程文林。其弟文祥。帶領文林之二子獻技。他們是狗熊程家之後。但是現在他們却不要狗熊了。祇是練些武功。如耍盤。扔碗。拿大頂。耍木球。舉小孩等功夫。說他們的行話叫武彩粒子。他們練的玩藝叫籤子活。文林之幼子小馬年方七歲。腰腿靈便。更有時在其父身上練些玩藝。

程福先

程福先。年六十餘歲。先時耍狗熊。後來變戲法。在耍狗熊時候。頗受歡迎。因爲那野性勃勃的狗熊。他教的是非常聽話。若叫牠練牠就練起。叫牠耍。牠亦耍起。不叫牠要練。牠就動也不動。自他那狗熊死後。又因他的年歲亦老。他

就變戲法了。現在天橋公平市場。

季鳳祥

季鳳祥。三十一歲。北平人。以變戲法爲生。用木箱大變活人。並在他那場中。擺了些七亂八糟及兩三泥人。有的他說叫歪毛。有的他說叫淘氣。他若用手指歪毛。歪毛即動。若指淘氣。淘氣即起。雖然都是無稽之舉。但是他那機關。却使觀衆一時難以看破。這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

假躑躅

假躑躅場。在火車站偏北方的高阜處。沒有桌橙。更沒有蒲棚。只有一隻泥做的二人身。這二個人身下部接連着。僅有頸和上身。貼着髒了的花布衣服。很像泥娃娃。尺寸與真人差不多。這二個人相向的距離二尺多遠。下身沒有。用一塊藍布遮蔽着。外衣看不出。

練的時候。把假人揹在後背。手和腳一樣。也穿着一雙靴子。身體向前下彎曲。兩手着地。指尖向前。這時因爲腰際圍有白布。所以冷眼看來。確像兩個人立着。這個假人。各分鬥式。擺着架式。按着躑躅的路子。互相撕打着。掙扎着。步法由慢而急。劈拍的脚步聲。也由清晰而緊湊。這雖是一個人所唱的獨脚戲。却也很像兩個人摔跤呢。

這玩藝是吃力的。每當練過一次。那黃豆般的汗珠。便會像雨點般的流下來。這玩藝雖是吃力的。只是不合潮流。不適用於一般的脾味。這假蹻蹻的沒有麗色。沒有美麗。只有一個老年人。在出賣他的血和汗。所以引誘不住遊人。能立足而觀的。是很少很少。四圍冷清清的。至多六七個人。出賣一次血汗。僅能斂到五六枚。這一天的代價。也只是六七十枚。

天橋之怪人

百鳥張

百鳥張名叫張崑山作藝於光緒年間。單人獨技。露天拉廠。開演之時。佐以手式。或以掌自撫其口。或以指自按其腮。群衆閉目傾聽。如入羽族之市。開演之先。是用白土子洒字。將所學之鳥類。就地書明。大言不慚的。以備圓年兒所用。所寫報子。雖沒有鷓鴣鸞鳳。但時黃鸝白鷺。鶯啼鶉泣之屬。北幾省就算摸不清。據百鳥張自稱。是會飛的一概能學。及至一場兒活下來。亦不過三五種而已。不拘走到何處。千人一面。永遠是那一套活。開場是家雀兒鬧林。隨後是山喜鵲。奔得兒木。紅子黑子。幾場單邊的玩藝。而後便牡鷄辯窩。這場下去。先要一回錢。並預告把錢要下來。有一套淨口一鷓奉獻。其實。他會倒是會。只是人數不夠的時候。仍不肯使。必須汪洋汪洋的聽客。他才肯

把他這套得意傑作。施展出來。

隨緣樂

漢軍旗人。姓司字瑞軒。原是欽天監的差使。祇以嗜好詞曲。由清門兒而下海。以隨緣樂爲名。所演唱曲詞。多自己編製。每一登場。座爲之滿。詞句時常改換。是以他這份單絃兒。在光緒中年之時。最爲出色。不搭別的夥計。永遠是光桿兒牡丹。（晚年曾與雙子合作。然雙某僅任彈絃子而已。）不在露天拉廠。售價之昂。爲彼時所僅見。每位五百六或六百四。可也就是出在那個年月。假如攔到現在。所有隨緣樂之技藝。就叫作行不開。因爲他所擡出之包袱兒。向無固定。全仗着往台底下留神。坐客中有稍涉異樣者。或有殘疾者。或素有名望者。伊即借重其人。用爲談諧之資料。質而言之。即與坐客開玩笑而已。被借用者。雖亦心中不忿。但是一不狃衆。大家正在暢笑。不便自我而僵。因此養成他一種惡習。專與顧客戲謔。時至今日。固有斷斷不行者。某年禮王府召其演唱。點名兒耍挑簾裁衣。臺下坐有許多女眷。不想他由頭至尾。跟街上唱的完全不同。連牌子帶轍。統通改換。卻依然擡出許多包袱兒。毫無猥褻之詞。仍然招得男女來賓。笑不可仰。旋患嘔瘍而死。其得病原因。某日在廣衆之中。被一人以某言相謔。倉猝之間。未能相報。衆爲哄堂。伊

且急且慙。遂不復起。

附隨緣樂之詼諧聯語二則。屁聯尿云。風吹樺紙牕放屁。雨打房沿瓦瀉尿（念遂）。手淫妙對。某生好手淫。適爲塾師遇於廁。師以一聯囑對云。滴數點於地下。絕百代子孫。汝心安乎。汝安則爲之。生立對云。握三寸在手中。作一時夫婦。吾豈好哉。吾不得已也。

窮不怕

朱紹文。漢軍旗人。藝名窮不怕。在三十年前。內外城之書館。到處林立。窮先生的玩藝。本有進書館的資格。無奈他以白砂子洒字爲根。觀客必須俯視。不拘走到何處。向來以寫字圓年兒。以地皮爲紙。以白砂子爲墨。越是二三尺的大字。帖氣越足（雙鉤）。寫罷之後。所有一切科譁笑話掌故之屬。完全由字義上發生。隨身攜帶簪帶拙楷一把。白砂子口袋一具。雖賣單春。而所唱所說者。全是別開生面。今天寫的是趙錢孫李。明天又改爲字宙洪荒。或拆筆畫。或釋音義。或引古人。或引時事。結果必攙個硬包袱兒。令人拍案叫絕。下找一百份兒錢。（滿錢兩吊）不足時。則饒上一段唱兒。單腿跪地。墊以簪帶。以手拍腿而歌。一場一樣。一天一樣。單字也有。三五个字聯成語句的也有。對子也有。詩詞也有。令人無從捉摸。今試舉一例。某日伊酒成一七言對

聯。文曰。畫上荷花和尚畫。書臨漢字翰臨書。視之亦甚平常。及至解釋其字音。始知正念倒念。全都一樣。後人所常用之三字同頭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湖等等。都是此公所製。所以凡是說相聲的。每提起窮不怕來。都尊之曰窮先生。蓋襲其餘唾。盡居於弟子之列也。窮不怕玩藝。都由莊入諧。人見其大丈夫江海湖。便知道後半截必然取笑。所以第二翻爲三字同頭芙蓉花。三字同旁姊妹媽。第三翻則爲三字同頭常常當。三字同旁吃喝唱。皆因爲吃喝唱才落得常常當。合轍押韻。仍不失勸世之旨云。

粉字顏

粉字顏。善說書。如康熙私訪四霸天。神力王。劉墉等等故事。信口胡謔。又能把白沙畫地作字。寫出對聯。有書童研墨。黑抹書童一手墨。梅香添煤。煤爆梅香兩眉煤。說是清康熙所製的拗口令體。又有畫上荷花和尚畫。書臨漢字翰林書。廻文體聯語。自謂與窮不怕是盟兄弟。說相聲焦德海的師傅徐三。俱都一氣。粉子就是窮不怕所傳授的。

人人樂

人人樂學禽獸之聲。若黃雀。畫眉。葦雀諸鳥之鳴。若鷄鳴犬吠。貓叫豬噉。口效之。無不惟妙惟肖。其最擅者有。五子鬧學。闔家歡樂。姐夫戲小姨諸作。

若五子鬧學。先爲男女睡後之齟聲。繼而晨鷄咕咕報曉聲。婦人驚醒。喚丈夫起聲。小兒吃乳聲。大兒呼母。下地便溺聲。男子驚起伸腰哈欠聲。下地至磨房拉驢。門扉開關聲。驢鳴聲。鈴鐺聲並作。婦人起催大兒上學聲。大兒索點心錢。婦人責之聲。大兒歡喜跳躍歌唱外出聲。一路行去。歌聲漸遠聲。學塾內與羣兒讀書聲。先生走後。羣兒集議作耍聲。再則歌聲。笑聲。怒聲。哭聲。阿叱聲。責打聲。一時並作。令人爲之神往。至於。姐夫戲小姨。則近猥褻。彼嘗以此爲招徠顧客。

田癩子

田癩子。以耍槓子享名。幼時學武藝。極有功夫。因踢腿用力過猛。遂致殘廢。但以一根半腿。能在槓子上。耍練技術。亦一奇也。趙每日携徒至天橋。將槓架支好。即先令徒弟演練招笑玩藝。作爲引場。後彼則一癩一點。繼之出場。練時則手脚靈活。能騰上騰下。如單手大頂。噎脖子。左右順風旗。燕子翻身。哪叱探海。變幻多端。每演一次。能得當十大錢三五千不等。一日間進錢。或有三四十年之譜。按彼時糧米甚賤。師徒二人。飽煖思閒事。遂搭妍頭。種種浪費。多進多花。少進少花。總之不留過夜錢。所謂藝人不富者。皆此類也。其徒別號磨礮礮。因其每日出場。所演者。除在槓子上來回折磨礮礮外。無他

技能。

怔米三

怔米三。以弄鉄錘得名。面紫多麻。肥胖大肚。練成一身硬肉。有鉄練流星錘一對。重二十斤。每日在天橋。即將上衣脫下。凸其肚皮。一手擣其鉄練流星錘。向肚中直擣三五次。卽向觀衆討錢。如大家一闕而散。彼則蠻罵不休。但每日亦博得八九千錢。足供衣食之用。或曰怔米三孝母。人以是嘉之。故亦不吝小費。時常恤之。然祇以鉄錘搗肚爲討錢之代價。

呼胡李

呼胡李以洋鉄筒擗鼻中。復將破鉄壺懸於腰間。兩手拉一梆子呼胡。一邊走。一邊拉。一邊唱。有時兼打腰中所懸破鉄壺。以之代鼓。鼻中所擗之鉄壺。則作唱後之尾音。每唱一句。其煞尾之音。卽以鼻筒代之。

萬人迷

萬人迷。以唱雜曲有名。其人頭爲橢圓形。兩頭尖。眇一目。滿鬢黃鬚。以白土塗面。兩腮短髭。逾形蓬蓬扎扎。如刺蝟狀。彼以白土在地畫一大圓圈。己則危坐其中。夏日赤背。只穿一破布藍褲。跌其雙足。腰帶間掖破鞋一雙。竹板兩片。順口演唱淫蕩調子。又作怪像。以博觀者一笑。如以兩雙鞋當兩面鏡子。

。學婦人梳頭擦粉形式。一手執破鞋一支。藉常有柄之鏡。前後照看。招得觀者狂笑不止。有時演唱二進宮。將兩支破鞋。分左右擺開。向觀衆說道。一支鞋是徐彥昭。一支鞋是楊博。自己去李娘娘。遂以手敲兩板而唱之。唱畢跪在地上乞錢。先時只一人。後乃携其孫小萬人迷作陪襯。彼時小萬人迷不過七八歲。臉上皆是滋泥。兩筒鼻涕。既不會唱。又不會說。祇會向老萬人迷村野蠻罵。招大家一笑而已。

韓麻子

韓麻子。以相聲得名。能用詼諧語鬥笑。或學各種貨聲。極有趣味。惟嘴極刻薄。不堪入耳。然有時亦能掉文罵人。如謂象牙牀不過一句話而已。焉能滿是象牙。前後左右什麼狗骨狼骨頭。各樣雜種獸類骨頭都有。可是床的正中間那塊才是真正象牙呢。說時彼則立於正中。暗將前後左右觀衆。悉數罵在其中。當時大家不甚明白。過後方牙醒悟。是以頗招人恨。然一班無知識之人。喜其村野。恒樂近之。每日團團圍着。似甘心受其罵者。韓面紫多麻。眉目含有淫蕩之氣。且將髮辮盤於前面。額角間。平執破扇。每見其兩唇掀動。二目亂轉時。遂不聞其作何言語。而觀者至此皆狂笑矣。畫家沈容圃。曾圖其形。懸諸大柵欄更房牕隔上。或懸之煤市街路東米舖門口。藉作清水傳真之招牌。

。其能動人多如此。韓每日所得之錢。較他場爲多。蓋觀者恐受其罵也。當其討錢。必在說得熱鬧時。突然用手將頭上所盤之髮辮。往下一擦。蓋擦辮取其恭敬之意。把手向腰間一插。便是向觀衆要錢。故現時社會有韓麻子插腰一句。即要錢之表示也。韓死遺子女各一。子眇一目。庸無所能。女則入翟狗子之玉成堂班內爲女伶。起名風兒。面色黑。人皆以黑風兒呼之。專以唱詩調小曲。聲音脆弱。柔媚可聽。遂成爲玉成班台柱。韓生時專罵唱落子姑娘。熟料其女竟亦業此。口孽之報也。

花狗鬆

花狗鬆。定興人。腰挂洋跌壺。敲出種種聲浪。鼻塞竹哨。吹出各種音調。所留曲詞皆係村俚鄙俗。不堪入大雅之堂。

醋湯高

醋湯高。姓張。以歌碼頭調山西各樣小曲。名於京中。清光緒間。嘗獻藝於天橋。除歌小曲外並善笑話。嬉笑怒罵。盡刻薄之能事。

管兒張

管兒張。能自製竹哨。安在一支小管。吹出時調小曲。大開門。小開門。開手板。鄉村間怯曲。各種曲牌。

周老公

周老公。擅長鐵鏈。能運氣以鐵鏈遍擊胸腹兩脇。

老黑

老黑。聶性。也能夠比上管兒張。吹出鄉間紅白喜事。行香走會的那一套曲譜。什麼一枝花。柳叶錦。將軍令。娃娃令。哪叱令。拿天鵝。整木大套的長牌子。

空中范

空中范。能舞大空中。小者五六十斤。大者百斤。可抖至五六丈高。背面接着。腰腿靈活。花招層出。與從前麻瑞子不相上下。

趙瘤子

趙瘤子。善皮條槓子。有沾棍飛。擲竿睡。鶴子翻身。寒鴉浮水等名目。又能夠以二指着扛。擎起大頂。

盆二禿子

盆二禿子。生得像畫中鐵拐李。持一尺許淺瓦盆。拿兩根筷子。上下敲出各種腔調。隨口編出曲子。隨着大唱。連珠一氣。隨處抓眼。引人發笑。

媽打羅

媽打羅。手持竹板唱曲。他的媽與他打羅。因此得名爲媽打羅。

大兵黃

大兵黃。今年七十五歲。體格壯。精神好。鬚鬚糝白。長八九寸。說話五官亂動。頭上頂着紅疙疸小帽。脚下着的一雙青緞雙臉皂鞋。一年四季總是穿絨套褲。長袍上面。套着黃馬褂。馬褂上面。是醬紫的坎肩。他常說我把殃榜都帶了來啦。

他原名黃才貴。後改德勝。字治安。初從八卦門名師習武。二十歲時入張曜部下當兵。得有六品軍功。嗣改隸宋慶。馬玉崑。姜桂題。張勳等部。曾與甲午之役及白狼諸戰。始終未離毅軍。大兵黃常云。南京戰時。他一把大刀殺過十二個人。終把革命黨殺退。那時他正充大隊總教習。只是斗大的字。却認不得一個。張勳復辟。他也干與。失敗之後。遂回籍去。後來又回北京。就在天橋擺了一個把式場。一面練武。一面罵街。以賣藥糖而度日。人以其行伍出身。叫他大兵黃。大兵黃罵的是貪官污吏。棍劣紳。及貪財好色不治國。淨置小老婆。這兩句來得更痛快。他信佛教。不吸煙不飲酒。入理門供奉楊祖。一掛念珠。一個葫蘆。總在他手裏。在場上罵人的時候。斜負藥囊。左托葫蘆。腕套念珠。右手二指伸一。五官亂動的叫一聲。他媽的小舅子。他每天賣糖。午後三點出來。五點多回家。除了糖本。也能掙塊兒八角。去年冬天。他往大連。住

了不到半年才回北平。雖然病了一個月。但還賺了七百來元。要錢是孫子。是他的口頭禪。他到場的時候。裝滿一袋的藥糖。臨起回去却變成一袋的銅子。他的魔力之大可想見了。

雲裏飛

老雲裏飛今年七十歲了。滿臉的皺紋。斑白頭髮。嘴上長着一寸多長的鬚。老雲裏飛是他外號。他名字叫白慶林。又叫慶有軒。在光緒年間。到松祝成科班坐科。十六歲出科。十歲登台唱戲。先給武把子打下手。三年後改學開口跳。以飾連環套朱光祖爲擅長。到光緒二十五年。因爲學戲不長進。又同恆永通學說西遊記。到現在說了二十多年。並賣沉香佛手餅。真是逢集趕集。逢廟趕廟。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作亂。洋軍攻陷京津。那時老雲裏飛。帶着他兒子。隨着西太后鸞駕。走了一趟西安。後來才回到北平。民國七年時候。老雲裏飛才篤信耶穌教。受過洗禮。每次說西遊記時候。手裏先敲起魚鼓。砰砰聲音。他先唱起。一洞天。美猴王。保着唐僧去取經。他最拿手的一段。就是豬八戒大鬧無底洞。他表演無底洞豬八戒時。頭部掄的像播浪鼓一樣。那種神情誰看見了。都要笑得肚子疼。他學孫悟空喊馱子一聲。特別尖銳好聽。

雲裏飛他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人。一睜眼一呶嘴。都會使你不自覺的發笑。他的兒子名叫飛不動。身體很健壯。喉音很圓潤。確是從丹田裏喊叫出來的。雲裏飛的玩藝。既不是相聲場。也不是清唱場。而是二者兼有的雜耍。他的做派。很像戲園子的三花臉。有的時候。唱出一兩口很夠味。然而他決不正經的再唱下去。總是雜以詼諧的言詞。扮着鬼臉。使人要發笑。他的場內只有三項用香煙盒對揀湊製成的小帽。一項是方巾。凡是儒生。員外郎都戴牠。一項是壯士帽。黃天霸和石秀並沒有分別。另外一項是武生帽。角頂還簪立着兩根用雞毛扎成的翎子。有幾件破布衫。不長不短。就是他的所謂行頭。他能自己包演一齣戲。並不用幫手。凡是那齣戲裏的角色。都要他一人去。忽而大搖大擺。引吭高歌。忽而扭扭捏捏。珠喉婉轉。十足的神氣。引得人要大笑。他又另外有幾個男女徒弟的幫手。正經唱的時候。也有火候。

在天橋。雲裏飛的場子算是數一數二的了。每天至少要斂得十元錢。才夠他們的嚼用呢。

飛不動又叫跟著飛。是雲裏飛兒子。現年十八歲。名叫白全福。從其父學九龍盃。八蜡廟。鏢美案等。所習工銅錘。小花臉。架子花等工。其滑稽之言語與

表情。不及其父。但亦能作到少許。

郭全寶。年十六歲。北平人。自幼從雲裏飛學習滑稽二簧。能劇甚多。其言語態度。隨機應變之機警性。大有雲裏飛之風味。

馬艷華。北平人。乃雲裏飛之女弟子。工鬚生。能劇甚多。如捉放。罵曹。桑園會等。均爲拿手之傑作。嗓音宏亮。吐字真切。每唱一劇。一氣呵成。甚得聆者之讚許。

夏麗華。係雲裏飛之第一女弟子。生性聰慧。嬌小玲瓏。工鬚生。舉凡斬子。坐宮。珠簾寨。武家坡。法門寺等。作派恰當。嗓音清脆。吐字真確。板眼尤爲準正。以如此幼年女孩。實爲難得。在雲裏飛之徒中。誠爲優秀份子。歡迎者大有人在。

蹭油的

蹭油的姓周。名紹棠。關外人。提着一個小鉄匣。並無一定場地。專門販賣一種特製的藥皂。及擦癬藥皂。每塊二十六枚。可褪一切衣服上的油跡。他的吆喚。特別奇怪。也是一般人所最認爲具有神秘性的。他的叫喚如。蹭蹭蹭油兒的呀。見圍看人的衣服。扯着就擦。擦擦擦癬的呀。治腳巴丫兒的呀……舉動滑稽。令人噴飯。可謂技有特長了。每日能買洋一二元。此等藥

皂。似乎也有點效力。但警察們以其所吆喚之聲。偶然有傷風化。時時加以取締。

焦德海

焦德海的相聲。久已馳名的。他的相聲。俗不傷雅。沒有粗蠢刺耳難聽的言詞。在早先他也在天橋擺過地攤。和劉德志搭夥。他的表情太滑稽了。便是同樣的言語。在別個人說來。一些也不稀奇。並不怎樣滑稽。可是只要經過他倆的嘴一說。因為音調的感應。和表情的逼真。雖是不稀奇的話。便也變成生動的。而使人要捧腹。他的人緣好。有閒階級的人都歡迎他。

曹麻子

曹麻子。今年四十八歲。平南青雲店人。從十四歲時候。同師傅黑泥銬李學數來寶。學數來寶。先耍口齒伶俐。抓眼鬥笑。滑稽文武帶打。手裏用的竹板兩塊。名叫一三立筋。是豬哈叭骨。上按鈴嘴。又叫三才板。分天地人。耍的骨頭。叫金錢骨。數了三十年來了。他們有一個團體。一共十五個人。每天早晨商量改良詞句。好天天新鮮。前幾年所說的。推倒滿清。北伐成功。罵摩登。

(一)推倒滿清。骨頭一打響連聲。不說如今表前清。專制時代人民苦。人都餓

成骷髏骨。自從光緒庚子年。北平開了義和團。四外刀兵人慌亂。北京城裏冒黑烟。大師兄紅燈罩。他的來歷不知道。鬧得百姓不安生。一直去奔西安城。呱搭。

(二)北伐成功。噯。數來寶的一心秉定。說給諸君聽分明。北平那年拆城牆。前門樓子也要動。動了前門樓子真不離。北伐成功扯起青天白日旗。呱搭。(三)罵摩登毛竹板。響連聲。尊聲列公聽一聽。現在也把世界換。種種樣樣不如先頭。如今摩登士女不一樣。男女都把烟捲抽。中華女子剪了髮。一街跑的利尙頭。到如今摩登姑娘巧打扮。燙髮。刮臉倒香油(此乃香水油也)呱搭。

大金牙

凡逛天橋者。都知道該處有個拉洋片的大金牙。此人姓焦名金池。年在四十開外。論其在天橋作拉洋片生意。資格最老。大約在民國五六年間。其所以能招人觀看者。就因他口齒靈利。能成篇大套唱歌兒。天橋地方拉洋片者。不止大金牙一人。大約總有五六處之多。可是誰也沒他每日掙的錢多。前幾個月。大金牙有事出平。所有他那份洋片器具。即所佔之地點。滿都讓給他一個伙計去作。同一地點。同一傢俱。而每日所得的錢。不及大金牙作時十分之五。於此可見洋片的好壞。倒不在乎。所令人注意者。即在拉片人。能唱

能說。方可多多招徠顧客。茲將其當時唱歌詞句。以及請讓顧客落坐時種種情形。曲曲寫出。大金牙在每日上午十一點多鐘。就將一丈多長之布棚。反搭好了。再將鏡片子挨次掛齊。然後一拉他那鼓鑼。跟手便圍滿過往之人。在早年拉洋片者。拉幾下鑼。今之大金牙。則不然。打完了鑼鼓。先不唱歌。一伸手。拾起一根五尺多長的細竹杆。身子站在一條板凳上。以竹棍指點他那鏡中照片說道。這是前門樓子九丈九。這個是後樓子七丈二。又指着一片說。這是那年張勳復辟的事。喝。那一回張大帥。可算砸磁了。險些兒沒栽在北京城。內你再看這一張是國民第一軍。連合郭松齡。攻打奉天的事。郭軍由天津站柳青。乘小火輪而來。小火輪船頭上。站的是郭松齡。這一面的帳棚旁邊。楊立持望遠鏡者。爲國民二軍孫岳。南面大樓之下。人數衆多者。爲紅萬字會。您瞧。二人用軟床搭着一人。您再看。小土山上。黑忽忽一片。約有好幾百人。李景林在稻田中。紮下大營。雙方均備有大砲機關槍。其勢甚凶。諸君坐定了看。聽我大金牙。一段一段。唱給諸位來聽。我要是不賣力氣。我是個王八蛋。說到此處。微然一笑。這時已經坐滿了十位。每位花大銅元二枚。合三十年前。當十大錢四百之數。早先看西洋景拉大扇。每位只花當十大錢二文。就便讓好十位。不過二百之數。如今一位就是早先二十位所花的錢。一長

長上二十倍云。按說生意人掙錢養家。總可容易了。殊不知三十年前小米麵。每斤麵百四十文。而今小米一。兩千六百一斤。較比原先。長上二三十倍云。那大金牙將十位讓齊坐好之後。他將手中竹杆。慢慢放下。把身子站在旁邊一條板凳之上。這才拉起羅鼓。向下唱道。（往裏瞧）這是一篇。兩軍失和呀。起了戰端。中國人自己來打自己。大隊人馬紮在了稻田。機關槍鞭鞭砲擲成了陣。轉動機簧都冒了白烟。簡捷說。無非是順口編唱的流口轍。這一段唱完。片子也拉齊了。錢也掙在手裏。大家也就起身散開。他再回圍觀的人相讓。猶如前門送舊。後門迎全。同是一個道理。假如說。工夫一大。讓不下人來。他却另施一宗小小手段。就從板凳上下來。親自向圍觀人相。讓笑容可掬。向大家。說諸位來逛天橋。你要走累了。在我這兒坐下歇一歇腿。共總花上兩個大銅子。你又看真正像片。你又聽唱兒。並且你只當捧我大金牙了。諸位坐下之後。我盡力的給你唱。管保不能重複。我若唱重了一句。你就給我一個大嘴巴。復又用手向鏡子裏指着說。你站在外邊瞧看。這個戰片人馬黑忽忽一遍。瞧不甚清。若是坐下由我。這顯微鏡子裏一照。真得看出十里地遠去。那一個要不是本人的真相片。我是孫子。來來這位兄弟。捧捧我。這位老總也捧一捧我的場面。一讓又十位。依舊歌唱起來。其起誓發願。滿都繞着彎

子。推到別人身上。類如他說那一個不是本人相片。我是孫子。跟手便說。這位兄弟。捧一捧我。暗會看他是孫子。又與別人論起弟兄來了。街市上生意人起誓發願。大都作如是觀也。

小金牙。名羅沛林。年二十九歲。北平人。拜大金牙爲師。習拉大片。他們雖然是以大片招人。但是引人入勝時地方。是他們所唱各曲。大金牙所出名。即是他的。詞句新穎。嗓音悅耳。配以滑稽的態度。響亮的鑼鼓。甚是動聽。

田德祿

田德祿的一人學打各種文場。有一個四圍玻璃的方櫃子。下面拴着如各種武會攏子上插帶鈴鐺的小旗。上面圍着藍色絲質的圍子。底下有四根竹桿支在地上。這就是他的全份工具。豆青紙襯着的玻璃上。寫着黑字。就是田德祿一人學打。各種文場。他自己一人。用這份工具。要學打出各種各色。凡是帶羅鼓的玩意來。什麼高躑。橫箱。五虎棍。各種武會。學打起來。你閉上眼聽。就跟真過會呢一樣。那傢伙點與攏子動時花楞楞的聲音。確可以說絕妙唯肖。還有一種特技。據他說能學四種念經時的聲音。如和尚。喇嘛。姑子。道士。都可以學。可是在他場子上。只學過開口一種。倒是非常的像。其文詞（由他口中唱的）。並且還不是如大黑所學的開口。師父說。叫徒弟你聽着。月台

上有個大秤鉞。徒弟說。瞧見了。拿回去再唾了。們的大鐵鍋。那頭少來。那頭多的。和尙偷秤鉞的餓口詞可比。倒是地道瓜瓜真詞。至於那四種經。學上那兌現不兌現。却是一個問題。

他還有一種絕技。是能用這份工具。學打天橋各種帶羅鼓的生意。如全家福。（天橋的一種生意。一家子人全體出場。且無外賣。）唱時的羅鼓。大金牙小金牙。（天橋的拉大篇的）。全能學的唯妙唯肖。頗可稱爲一種獨到的技術。至於他這份工具。櫃子裏面乃是各樣的羅鼓。有大羅。小羅。大鈸。小鈸。單皮等等。凡文場上用的傢伙。是用捶敲的。或是對打的。各色各樣。都藏在裏面。分着放着。各各都拴上小繩。在櫃子後面鑽點小孔。拉了出來。由外面一拉這繩。羅鼓。要什麼點兒。有什麼樣的拉法。學打時。他將用的着的傢伙。上所拴的繩拉在手內。按點動繩。即可發出所學的聲音。其難處一在要由繩子一根。拉出各樣不同的點兒。一種是雙手拉繩。常至五六種之多。某種打。全要分了出來。就憑手指頭縫一點夾勁。可真算不容易。

韓道全

先農市場雲裏飛場子的北方。有韓道全的售畫處。掛着一張張的白紙畫。有的是字蹟。有的是山水花鳥。看樣子像是很活躍。然而據我的調查。一晚上。

他並未賣出去一張畫。

陳天輝

陳天輝字畫售品處。在雲裏飛場內路西。門前懸挂一些藝術字的形式。這字的書法是別闢途徑的。用棉花沾彈黑點。一絲絲的使他飄染在白紙上。字體多是用不同的鳥影湊成的。那鳥影。有的是飛式。立式。臥式。

鳥市（附鳥籠鋪）

天橋鳥籠鋪。有專售鳥籠者。有兼售鳥者。有兼養鳥者。專售鳥籠者。以精製籠架。及各種附屬物爲主。兼售鳥者。以能辨別鳥之種色習性爲主。兼養鳥者。以能馴養調護。並教鳥以各種技能。可成異材爲主。凡養鳥者。能養一成材之鳥。售於所好。輒可立獲鉅利。以是多存微倖之心。（相傳昔日養鳥之家。多尙迷信。謂有人愛此鳥。或在鳥前說價。鳥必有災。又有搶鳥之風。凡養有異鳥者。携鳥外出。必身懷利刃。以備不虞。又愛鳥成癖者。每至犧牲一切。專傾心於鳥。倘家人或疏於防衛。致鳥被他物侵害。常遷怒其家人。演成慘劇。此雖非以養鳥爲業。而其視鳥之重。幾較業鳥者爲甚。）僅兼售鳥者次之。僅售鳥籠者又次之。

鳥籠鋪所售之鳥。向以能言者爲貴。次則求美麗。或求善鳴。今僅將天橋鳥市

上所常見者。分述之。

太平鳥。與葵花鳥相仿而略小。作黃白色。亦似鸚鵡。而色不純。架養。與葵花鳥同。

沈香鳥。大小形象與鸚哥相仿。有黑頭白頭魚鱗等類。性極良馴。亦與鸚哥無異。

芙蓉鳥。體態習性。與沈香鳥相等。有白灰兩種。毛澤光潤。

珍珠鳥。群畜一籠。形體極小。頭尾不過寸許。紅喙紅足。間有灰頭黃足。腹部呈白色。全體灰黑色。帶有粉點。故名珍珠。食穀與麩偶。作咋咋之聲。

百靈。產口外。體長約二寸。色蒼白。背有黑斑紋。項有黑羽繞之。目細長。眉爲粉叉。善鳴。並善學其他獸鳴。可至十三套之多。籠養。食穀。喜沙畏水。

紅地。產口外。夏初來近郊。形體瘦長。脯間有紅色。內帶白粉。背青黑。腹灰白。目上有粉叉。翅尾有黑尖之長翎。籠架均可。食肉與粉。鳴聲似金石。

藍地。產地及形體習性叫法。均與紅地相同。惟脯間作藍色。內呈乾黃色之斑點。且暗成紋形。狀殊美觀。

額勒。形似百靈而小。頂有青灰色之毛凸起。故又名鳳頭額勒。產口外山間。

善鳴。不逮百靈。畜者較稀。

紅子。又名紅兒。產山東河南諸地。夏時偶有來者。身長約二寸。毛青灰色。頭有黑羽。腹微白。翼。尾尖緣。呈蒼黑色。善鳴。聲小可聽。籠養。食肉與粉。

札子。性喜聚葦塘。每晨作咋咋之音。故又名葦札子。夏季近郊葦塘中多有之。喙長而尖。背黃黑。脯灰白。翅尾均帶黑尖。鳴有韻。籠養。食肉。喜食葦虫。

玉鳥。產山東。春後來自西山一帶。嘴眼皆小。體長寸許。通身淺黃細毛。光洵如玉。翅尾之翎端。均有白梢。雌雄同養。即在籠中伏卵生雛。食穀與鷄蛋。鳴聲尖細。半出口外。半在喉中。嚙而入韻。頗可聽。惟口雜不淨。是其缺憾。

黃鳥。產山東。近郊偶見之。形體與玉鳥彷彿。唯毛色係草黃而有黑尖。嚙喉較玉鳥爲動聽。且極精純。

畫眉。產湖南四川等省。眉如粉畫。且斜又目上。故名曰畫眉。喙長而尖。有毛突出。體長四五寸。全身絳紫色。又似深棕色。鳴時聲音宏亮。善學家獸叫喚。食肉量大。畜之須用大籠。

叫天子。春秋之交。來近郊者。與百靈相似。而瘦小過之。項間無黑環。籠養食穀。鳴時聲韻沈緩。

蘋果青。產熱河喇嘛廟一帶。近郊亦偶見之。形體似畫眉而小。毛呈灰青色。

似未熟之青蘋果故名。鳴聲似百靈。而韻未有差。畜者頗多。近數年以種缺而售者甚少。

梧桐。四郊及附近各縣均有。頭翅尾均作黑色。餘呈磚灰色。喙短而粗。身長二三寸。能教以打彈。食大麻子。或穀蘇之屬。項繫以繩。用架養之。

老西。形象習性。與梧桐相似。惟體材較小。全身青灰色。打彈之能力。亦較梧桐爲遜。畜者尙多。

燕鳥。產平西山中。來往成羣。秋後始得見之。通體有黃黑色斑狀。似虎之皮。故又名虎皮。長二寸許。嘴眼皆小。善打小彈。食蘇與穀。亦以架養。

交嘴。產口外。秋後來近郊。以其嘴之左右相交故名。喙尖有勾。體短而粗。爲黃黑紅等色雜毛。略顯斑狀。善銜核桃及其他玲瓏輕巧之物。食肉或麻子。籠架均可。養熟可不用繩索。兒童喜畜之。惟時以嘴揷人。

硃點紅。近郊每年有來者。體長約寸許。毛作灰黑色。通身帶紅色小點。眼喙極小。足亦短細。善銜紙疊之物。食蘇或穀。籠架均可。

鷓鴣球。長尾巴連顛尾巴三種。亦可供玩耍之用。

鷹。鳥中之鷙猛者。喙長而堅。如鈎。兩翼展開。寬可至二三尺。背褐色。并帶茶色鱗紋。脚四趾其三向外。其一能前後回轉。皆有鈎爪。勁而有力。眼光極

銳。盤旋俯視。無微不至。食肉。量大。每日須半斤餘。畜者恒架臂上。善逐禽兔。虎伯喇。產於河北省易縣西陵山中。身長三寸有餘。脊作褐色。翼尾均有黑梢。目上有粉叉。雄者兩翼含白點。善捕麻雀等鳥。發音亦嘹亮。籠架均可。食量遜於鷹而習性相似。

黃膽馬料。產地與紅地藍地兩鳥相同。除毛色不同外。餘皆相若。紅藍地爲善鳴之鳥。而黃膽馬料。獨爲極不善鳴之鳥。每一發音。諸鳥皆遠避之。視爲憐口。黃膽爲紫頭黃脯。馬料爲全身紅色。二者之分辨在此。麻雀隨地皆有。鳴聲咋咋。惟氣性過大。往往撞籠而死。

鳥籠舖養鳥之法。概由經驗及閱歷而來。對於善鳴之鳥。養護尤爲周至。有好洗土澡者。常於籠內備以沙土。有畏水浸者。每將水罐掛於籠外。有喜食活虫者。時覓活虫以飼之。（鳥當脫毛時。必食活虫。如葦虫與蝗虫之類。其毛乃易脫）每當日暖或月白時。即出而晾籠。每遇有車馬貓鼠之處。即引而遠避。每逢叫至憐口。（如黃膽馬料。音最惡劣。好鳥學之。即成爲憐口。）即便上罩。擊籠。令其停叫。外此則除糞以保籠中之清潔。調水以兔尾上之長尖。所須隨時注意者。胥不可忽。以故善養鳥者。黃鳥可脫毛十三種。鳥每年脫毛一次。謂之一種。黃鳥年齡最長。百靈可學口十三套。如貓雀蟋蟀等十三種之音。紅

藍地可與百靈同調。玉鳥亦可與黃鳥齊鳴。良足多矣。至於教以人言。教以銜旗打彈。豐潔其羽毛。以爲美麗之觀。馴養其野性。以爲捕獵之資。各皆依其性習。勤其養護。不憚煩瑣。不間地日。自可收其成功。其中奧秘之處。頗難盡述。

天橋鳥籠。頗負聲譽。以竹製爲多。亦有製以銅鐵或鉛絲者。形體有方圓高矮大小之不同。普通分爲五種。曰畫眉籠。竹製。圓形高一尺許。徑尺許。單雙門俱備。凡八哥料哥等鳥皆用之。皆曰百靈籠。竹製。與畫眉籠相仿。惟上端隆起中。有圓形小台。其小者高尺許。徑數寸。凡蘋果青叫天子等鳥皆用之。曰紅藍地籠。竹製。較百靈籠略小。且中無小台。凡紅子札子等鳥皆用之。曰黃鳥籠。竹製。又較紅藍地籠爲小。凡玉鳥等用之。曰麻雀籠。竹製。或鐵絲鉛絲製。長方形。凡黃膽馬料各下品之鳥用之。其製法先將竹材。迭經水浸日曬。以去其伸縮之性。用作圓形者並先以火燻之。然後削之爲簽爲片。刮之使平。用砂紙磨之使光。即按尺寸形式穿插成品。除本色外。尙有塗漆上油。配以紅黃黑紫諸色者。間有籠頂附以圓形護盤。糊以白布。上加彩繪。以期美觀。至籠內之食碗水罐。(有磁質。有銅質。磁質以康熙磁爲上品。其式有柿扁桃圓等類。並聞有驢肝馬肺之形。若鳥架則較籠爲簡單。有竹質銅質之分。亦

有木製爲天然之樹枝形者。凡籠之鈎。架之底插。及全部銅質之懸架。均過行由銅鋪代製。工夥多者五六人。僅二三人者居多數。工資每月每人自三元至六元不等。

賣草虫的

白永福。白永祥昆仲二人。俱業草蟲行。冬日所售之鳴蟲。有蚶蚶。懶懶。油葫蘆。但蚶蚶促織。不過爲一種附產物。養之者甚少。以油葫蘆及懶懶爲主體。養之者甚多。其變化之時。行話曰薰。法先將大盒罐數十。內滿鋪黃土。種以稻芽。然後選秋末健全種子放其中。令其自由產卵。此種草蟲。名反背蟲。因其交尾之時。雌上而雄下也。

俟雌者既產子之後。即將油葫蘆提出。然後將盒罐放至熱坑上。徐徐薰之。一期後。即生出如蠶。嚙食麥芽。並飼以極碎之小米粒。由是即一星期脫殼。次至七次。即行成蟲。最異者。即其最後脫下之殼。必自己吞食。方能跳躍。自成蟲之後。三星期即開始鳴叫。飼養之者。用葫蘆盛之。葫蘆內墊三合土。(即脫灰。黏土。江米混合。每日清晨用濃茶澆過。然後以熟筲豆咀碎。或白菽飼成之。蟲鳴多在子夜。當嚴冬之時。室暖如春。案梅初放。烹茗閒話。悠悠數聲。如聞清商。倍覺有趣也。油葫蘆之優劣。以翅之大小爲分。翅大而黃者爲佳。

反是則劣。然一般油葫蘆。多久鳴即懈。或聲音不美。有用人工補救之法。法用柏油。松香。漳丹等熬成一種臘質藥品。用時即將油葫蘆提出。放至手中。用食拇二指捏其大腿。然後以銀拐一個（行名別子。）將其二次顛倒。再用針一。用火微煨。以之黏藥。向油葫蘆翅之一筋點上。然後在以別子。令之復原。則其鳴可一夜不息。且倍覺清脆。葫蘆上用火針畫花。狀物寫人。極有生氣。其蓋多用象牙雕刻。巧奪天功。如八仙人。昭君出塞。戰古城。其中人物皆能動轉。令人驚奇。

鐘表攤

天橋生意最騙人者。莫過於鐘表攤。攤上所擺。有金壳手表。亦有喊悶壳等表。大祇皆缺絃斷條少螺絲之壞表。做此生意者。另外有貼靴人。幫同夥騙。一見有初從外方來逛之遊人。由其攤前一過。旁邊貼靴之人。即跑過。手舉金表向擺攤人說。我有金表一只。前日由某處所買。十六元多錢。真正十四開金。今因等錢使用。將表賣給你。能給幾元。擺攤接過略看。必說道金確是金的。不過到不了十四開。我給你五塊。賣不賣。賣表人必將表搶過。帶怒說道。十六七元錢的東西。你才給五塊錢。一轉臉即向遊人說道。他們擺攤的。向是買死人賣死人。真正可氣。您看這表真正純金。您要用給八塊錢就賣。錯非急等

用錢。賠一半誰幹。這表慾帶幾年後。都能賺錢。不信到當舖。都能當五塊。有貪便宜之人。還價六元或七元。即可買至手中。及至拿回給人一看。乃是鍍金的銅表。到當舖竟致不收。再賣不值一元。原來賣表人與擺攤人。皆是同夥。每日僅買一次。而受騙者。居然每日必有。真可謂哄不盡的愚人。拿不盡的賊。京諺又有控子眼前八堵牆。確非虛語也。

薙頭棚

薙頭營業。當年一興之時。本是奉官所立。故其挑担之上。至今仍有小旗桿一根。清朝入關。勒令男子須一律薙頭。遂有此種薙頭棚之設。先是遇有帶髮之人。強爲刮薙。後來一律皆薙。而薙頭者。始湊三五個人在空地搭一布帳。或蓆棚。于是始有薙頭棚兒之稱。後來又有兩三間之門面。而其名目仍叫薙頭棚兒。至民國以後。始更名爲理髮館。早年該行角官差時。不准向薙髮人索錢。後來薙髮客人。因日講奢華。前髮齊眉。後髮蓋頸。又什麼檯鍋圈襯假髮。五股空心加辦連。修理後。給以酒錢。故至改理髮館之前。薙頭棚依然無准價目。理髮館盛興之後。房內始設有價目一覽表。至今純粹之薙頭棚。北平尚有數處。即天橋市場西。路北布棚下。有幾副薙頭挑者是也。至前年始改爲單間的布房子。按薙頭棚之手藝人。有兩種已成牢不可破之惡習。即沒事時。永

遠坐着打磕睡。北平人呼爲衝盹兒。有事時永遠嘴內喜談。祇要一給人理髮。立刻就東拉西扯的說起來。不是某人要造反啦。早年人家康小爲怎麼保國。(當係康南海之誤。)又怎麼張勳忠心耿耿。種種不經之話。眞令人討厭且雞頭棚兒臉盆手巾及手藝人之衣服。向皆髒污不堪。再加以夏季之蒼蠅鬱集。眞不衛生也。

洋貨攤

天橋有幾家洋貨攤。所售者。純是洋貨。且是東西洋者。如刀杈匙杓洋燈花瓶玻璃杯。各種玩物用物以及毛靴毛毯。此種擺攤人。多是機器匠巧爐匠人。自己有一種修理之手藝。如電鍍之貨。皆能鍍得光亮。再如汽槍等物。拆改螺螄。配製鉛彈。買時原是缺簧少彈之廢物。配成後即能大宗賣錢。此種貨物之來原。多係由大洋貨店剔出之損壞者。或是由崇文門內各洋行剔出者。或夥計僕人竊出售賣者。由打鼓小販喝買而來者。或是小道貨漏櫃及來路不明者。此種商攤。除洋瓶洋釘等零星物件。其餘能售價一元者。至少亦可得六七角之餘利。

磁器攤

天橋地方。磁攤頗多。內分兩種物品。一爲配活。一爲剔莊。購貨者往往不查。

以致受其欺騙。所謂配活者。皆是磕傷損之貨。類如磁壺配蓋。蓋碗配蓋碟等類。其別莊之貨。毛病尤多。如沖口硬傷走彩等。皆不值錢。比如買磁茶壺一把。其壺照例用紙包封。及至拿回使用。不是蓋歪不合口。即是素壺彩蓋。明是較磁店價錢稍賤。暗中却吃虧不淺。

鳥兒市

天橋鳥市。在西溝旁南便道上。此種營業。現在已衰落。據老年人云。在三十年前。養鳥盛興之時。鳥市上亦有孔雀鸚鵡。其每歲外來之鳥尤多。彼時有一二百兩銀子一個者。近年來生活困難。誰還肯用多錢置鳥豢養。惟現在南來畫眉。北來百靈。亦頗能售賣重價。至於紅藍靛類鸚鵡黃雀。祇能叫成一兩套歡叫。如家雀鬧林。燕子絮窩等。口不叫。亦可善價出售。至於老西等物。價值亦有貴有賤。百靈畫眉靛額黃雀等。比如每個定價一元。內中若有一歡叫十餘套不賤者。鳥兒以學乍子老鸛金圭爲賊口。乍子是葦地內之水鳥。金圭是磨剪子所拿之鉄片。亦能售一二十元。再如鸚鵡。每個僅能售大洋二三角。若遇一能啄能鬪者。能售二三十元。蓋養鸚鵡之家。須聘請把鸚鵡之匠人。把好一個鸚鵡。真能千金不換。至於老西。向以擅長打彈爲能。打彈之法。用彈丸向高擲去。鳥能飛起。將彈叨回。最難能者。是連擲三四彈。鳥能一齊叨

回。每年入秋後。至白露節。此鳥即至。大籠售之。每個不過二十枚。若能教養連打三彈者。即可轉售一元錢。惟鳥販有一種極大之弊病。老於養鳥者。皆能知之。例如欲購一畫眉或百靈。鳥販用手取出。放於籠內。當時能大叫。購妥提走之後。決不再叫。及至與鳥販送回說明。鳥販接過。打開籠罩。來回一看。依然又連叫不止。再拿走後。依然不叫。但不能再去更換。且此鳥由此則永遠不叫矣。此種毛病。是鳥販備有一種梟鳥肉。抹於鳥籠之後。鳥即喉癢歡叫。買鳥之人買回。見其不叫。向其理論。鳥販接籠開罩之時。又將梟鳥肉抹於籠內。鳥食之。又大叫不止矣。

天橋史蹟叢鈔

天橋一帶房舍照舊基修蓋

金吾事例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據管理街道衙門之本衙門員外郎俾令阿稟稱。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內。工部議覆。前任管理街道御史玉麟條奏。五城大街地方。有騎溝門面房屋。應查明註冊。俟日後毀壞時。即令清出還官等因。奏准在案。本年二月二十日鮮魚口大街失火。燒毀舖面房間。內有原冊註明。騎溝房數處。今若即令清出還官。則街道參差不齊。於觀瞻有礙。若仍令其照舊基修蓋。又與新例不符。應作何辦理之處。理合請示等情前來。查正陽門外至天橋一

帶大街。係聖駕祭壇經由之所。從前修蓋房間時。曾將兩邊鋪面房屋。一律取齊修整。此內間有不能取直者。是以騎溝修蓋。而每年掘溝時。即在伊等鋪內掘挖。本無妨礙。相沿已久。今鮮魚口地方失火。燒毀房屋。若拘泥御史玉麟原奏。概令清出還官。則兩邊街道參差不齊。轉於觀瞻有礙。將該處所燒房屋。仍令准其照舊根基補蓋。一律取齊。勿致借端侵佔。嗣後自正陽門至天橋一帶臨街房舍。遇有毀壞者。亦准其照舊基修蓋。其別處臨街房舍。如有毀壞。仍照新例辦理。等因具奏。奉皆知道了欽此。

天壇道院

藤陰雜記

天壇道院。昔爲讌集之地。胡荅山會恩。有道院看牡丹詩。青陽好序頓過三。選勝如遊百頃潭。碧落清虛人罕到。香林詰屈馬偏諳。玉壺酒貯芳春思。石鼎詩聯永夜談。共說元都添絕艷。不須崇敬訪名藍。又道院祈雨詩。蕭蕭古院辟蘿青。鐘鼓頻催午夢醒。安得此間常避世。臥看羽客請黃庭。又齋宿即事。瑤壇清絕地。借榻臥閒房。厭檻秋花細。鳴檐夕雨涼。新泉烹日鑪。古鼎熟都梁。入夢聞天籟。塵心一切忘。

道院即神樂觀。今改神樂署。馮大木廷樾有神樂觀送同年之官詩曰。尺五天邊春盡晴。同游南陌麴塵生。客來彌勒龕中坐。詩向桃花潭上成。隆乾七年。

滿御史某携伶看花。因遊人雜沓。遂奏禁栽花。拆毀酒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尙存。樛枝黛色。夏可納涼。鮑西岡坐樹下詩。下識南郊路。恍從物外遊。神霄穹宇麗。森木潦短垣。幽草萋以茁。時花春垣秋。風蟬吟不盡。返影下林邱。又曰今天橋宮觀。悉爲諸王齋宿之所。

天橋記

京師坊巷志

永定門大街。北接正陽門大街。井三。有橋曰天橋。橋西南井二。街東井五。東南則天壇在焉。西則先農壇在焉。農壇之南觀音寺井一。明崇禎時王應魁所鑿。以濟道渴者。又南里許有佑聖庵。

春明夢餘錄。神樂觀。在天壇內之西。

卷施閣集偕同人飲天橋酒樓詩。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閣聲沸。塵將游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競纖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

孫爾準泰靈堂詞集。小寒食。宿雨初霽。踢青至天橋。登酒樓。小飲。穉柳清波。漪空緞流。渺渺予懷。如在江南村店矣。樓額曰杏花天。因倚聲書壁。

野獲編。京師最重午節。天壇游人極盛。聯鑼飛鞚。豪門大佔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

天橋記

天咫偶聞

天橋南北地最宏敞。賈人趁墟之貨。每日雲集。更有金張少年。扶風豪士。夕陽未下。黃塵正繁。輪雷乍驚。駒電交擊。飄風一過。忽已遠逝。洛陽青門之犢。不足鬪其捷也。而仲夏南頂之游。馳騁尤衆。孫文定公（爾準）有小寒食。宿雨初霽。踏青至天橋。登酒樓小飲。稗柳清波。漪空皺漾。渺渺余懷。如在江南村店矣。顧其簷額曰杏花天。因倚聲書壁云。穀紋學得青帘颺。人倚檻。初明。望眼濛濛。新柳餘寒淺。一夜雨絲綠慘。休負了。至尊春滿。但回音三千程遠。杏花也帶江南怨。慵傳晨脂淺。淡公詩集中。又有偕書農小孟飲天橋酒樓詩。又武虛谷與黃仲則洪稚存飲於天橋酒樓。轟然甚樂。忽顧盼哭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耳。今日天橋右近亦無酒樓。但有玩百戲者。如唱書走索之屬耳。

天橋酒樓之盛

北平天橋志

天橋之有酒樓。最早無可考。清黃景仁兩當軒集有元夜獨登酒樓醉歌一篇。景仁生於乾隆十四年。卒於四十八年。則是詩之作。當是此三十四年間。酒樓之盛。必在此時。其歌曰。天公謂我近日作詩少。滿放今宵月輪好。天公憐我近日飲不狂。爲造酒樓官道旁。我時薄疴臥仰屋。忽聞清歌起相逐。心如止水遭微颺。復似葭灰動寒谷。千門萬戶燈炬然。三條五劇車聲喧。忽看有月在

空際。衆人不愛我獨憐。回鞭卻指城南路。一線天街入雲去。攬衣擲杖登天橋。
。酒家一燈紅見招。登樓一顧望。莽莽利迢迢。雙壇鬱鬱樹如薺。破空三道垂
虹腰。長風一捲市聲去。更鼓不聞來麗譙。此樓此月此客可一醉。誰共此樂獨
與清影相嬉遊。回首卻望望燈市。十萬金虬半天紫。初疑脫卻大火輪。翻身躍
入水壺裏。謫仙騎鯨碧海頭。千餘年來無此遊。不知當年董糟邱。天橋津南之
酒樓。亦有風景如茲不。古人不可作。知交更零落。少年里閨同追歡。拋我今
作孤飛鶴。不知此曹今日何處樂。酒盡悲來氣蕭索。典衣更酌鷓鴣杯。莫遣纖
茶填胸懷。天上星辰已堪摘。人間甲子休相催。然黎太已遊傍誰。吃齋宰相何
人哉。甕邊可睡亦逕睡。陶家可埋應便埋。只愁高處難久立。乘風我亦歸去
來。明朝市上語奇事。昨夜神仙此遊戲。

嘉慶五年。張問陶有天橋春望詩曰。種柳開渠已十年。舊聞應補帝京篇。天橋
南望風埃小。春水溶溶到酒邊。(渠開於乾隆辛亥。)明波夾道且停車。人爲臨
淵總羨魚。塵外濛濛千樹柳。隨風綠到第三渠。(第一渠近天橋。第三渠至
永定門外。)城南車馬太忿忿。壇樹擎雲返照紅。幾個閒人臨水立。任他疑
作信天翁。

孫爾準泰雲堂詩集卷五城南集。有十月望夜天橋玩月詩。曰。燕京十月水生

骨。天把清寒洗明月。客居秋隘光不舒。走上天橋輿初發。天橋兩頭十里寬。直際尙辨譙樓端。星河歛彩澹一碧。青琉璃嵌白玉團。我聞一歲蟾光螢。只有今宵照人頂。蒼茫爭動玉關情。裊裊獨弄瑤臺影。此時鼙鼓報三更。誰家宴客觴未停。銀輝如汞潑不入。燭花吐爛長虹明。昏昏醉夢溷塵土。那不一濯水壺清。西風忽捲歌吹去。散作半天笙鶴聲。我方仰首倚橋柱。縹緲翹思廣寒府。倘教擲杖化銀梯。此閒定已通河鼓。飛步鈴辮扣玉扃。素娥白鳳紛無數。大地河山一掌收。下界但看雙桂樹。吟詩題作昇仙行。盡吸寒光歸肺腑。沈吟一霎水輪斜。宮壇老樹翻棲鴉。浩歌踢影自歸去。燈火六街無一家。又卷六聽鐘集。有借書農小孟飲天橋酒樓詩曰。城南酒樓高插天。下瞰漠漠開平障。兩壇烟樹鬱相抱。左爲太乙古藉田。一掌平川翠如染。萬株新柳綠可憐。飛紅移白渺何處。看額已覺春光妍。(樓額杏花天。)九衢車馬去如織。更無過客停吟鞭。冷官無事約屢爽。正坐自懶非人牽。今朝賈勇踐吾諾。士囊恰值東風顛。頓將蠶喝變清泚。窗櫺秋學塵滿筵。始知命薄往輒阻。清遊一日天猶慳。莫嫌釘座太酸颯。麴車榨溜來如泉。豪談快飲意初縱。情親鄉語尤纏綿。翻思少壯共江國。吳山越水相毗連。其間風景絕天下。船娃蕩漿翩如仙。緣何拋棄不歸去。卻向火宅尋青蓮。人間仕宦有何好。五木十手爭梟獍。便教遂意偶然耳。

何煩季主占筵籌。(時二君將訪日者。)又詞集卷二。有杏花天一闋。其小引曰。小寒食。宿雨初霽。踏青至天橋。登酒樓小飲。穉柳晴波。漪空皺綠。渺渺余懷。如在江南村店矣。顧其簷。曰杏花天。因倚聲書壁。穀紋學得青帘颺。人倚檻。初明望眼。濛濛新柳餘寒淺。一夜雨絲綠慘。休負了。玉尊春滿。但回首三千里遠。杏花也帶江南怨。慵傳晨脂淺淡。

洪亮吉卷施閣集。有偕同人飲天橋酒樓詩曰。閒蹤亦已忙。侵曉試遊襄。楊柳閉門處。桃花發曙光。露香深幕徑。鶻語靜周廊。屈指春三月。還輸逸客狂。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闌聲沸。塵將游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競籤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

震鈞天咫偶聞。謂武虛谷與黃仲則洪稚存飲於天橋酒肆。轟然甚樂。忽顧盼突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則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泗隨之耳。據黃孫張洪諸家詩詞所述。則天橋酒樓。在承平時。久爲學者遊宴之地無疑矣。

天橋市場記

燕語

先農市場。爲民國十六年四月建。門爲洞形。過道東西爲商肆。洞門上有樓外樓茶社。場爲南北巷。東西列肆。南口東西街爲福長街。

先農市場之東。爲城南商場。場三角形。用紅色磚砌成。故俗呼曰紅樓。其北面爲估衣店。南面爲藥店及落子館。

城南商場之北門。直對三角樓。爲去年新修建者。

城南商場之東南。爲民生市場。亦爲三角式。北門直對天橋西市場大街。東門鄰魁華舞台。

魁華舞台之前門。爲天橋西市場。南街有三級紅磚茶樓。

魁華舞台迤東至馬路。西至先農壇根。東至電車站。皆爲公平臨時市場。

天橋由橋端往西。有大道一。名曰天橋西溝旁。先時有臭溝一灣。直達右安門外。謂之龍鬚溝。民三以後。始收爲暗溝。今道南多鞋攤。道北則舊貨店矣。其道北。由東至西。有小巷甚多。曰遲家胡同。曰斗母宮西巷。曰何家大院。曰小喇叭胡同。曰大喇叭胡同。曰靈佑宮。曰居仁里。曰留學路。曰東經路。介乎留學路東經路之間。路北朝南。有古刹曰仁壽宮。

天橋福海居

燕語

福海居在天橋西市場中街一號。座西向東。凡三楹。正房上有樓。簷右懸福字橫匾一。右懸天一生水圖橫匾一。南裏間。爲福海書茶館。日夜有人說書。近則蔣坪芳說水滸。德聚明說安良傳。

金魚池記

燕語

天橋迤東。有金魚池。周數畝。地窪。故多積水。居民以之蓄養金魚。池昔爲官產。養魚者。按時備紅鯉貢於宮中。以備御膳。人民國後。無交紅鯉魚例規。紅鯉遂斷種。現在此經營金魚業而號爲魚莊者凡三家。曰知樂。曰永順。曰全海。以知樂資本雄厚。院中陳有魚紅百數十具。磚砌魚池八九個。按金魚池之魚種最佳。馳聲遐邇。清初北京住家之庭院。幾無不置魚缸者。按時購取金魚。以爲玩賞。

金魚分草魚與龍睛兩類。草魚又名柴魚。形如鯽。尾有兩岐三岐。色有紅黑花。身長自一寸至五寸。凡肩販攤販所售者皆是。龍睛形色多奇異。有紅似朱。黃似金。黑似墨。藍似靛。白似銀。花似斑。點似癩。有尾似扇者。眼望天者。有腹似球者。有腮似拳者。有頭似虎者。有頂絨球者。又有望天。絨球。露腮。虎頭。龍背。紅藍頭爲最珍品。其魚有身長至尺餘者。乃鯽之變種。故又稱之曰金鯽。以其眼多凸起。蓄得法。可至八九年。養金魚之法。一曰曬水。設盆貯水。曬三五日。方可移入魚盆中。惟忌生水。溫度陡變。魚乃病矣。並宜用河水井水。二曰清底。盆底所存魚屎及塵垢。在夏期須按日一清。法用鉛鐵細管吸（一爲直管。長尺餘。管之上端作葫蘆形。用時以拇指按上端之口。下端即吸

盆底魚屎入葫蘆中。一爲灣管。長三尺許。管之一端。旁有小嘴。用時以手按此一端。將彼端插入盆內。即以口吸小嘴。俟水上湧。便停吸。令兩端下垂。水則陸續由管流出。而水面之浮沫。亦同時以木板拂於一隅除去之。三曰換水。即將已曬之水。從盆之一邊輕輕放入。使水已換。而溫度不移。四曰下食。魚之食物。爲子子蟲。(俗呼爲魚蟲。生於髒水坑中。以白稀布網撈取之。)最大者爲蒼蟲。次二蒼。次麩蟲。次蜘蛛蟲。最小者爲灰水。以魚有大小。所餌亦不同。清明節後即開始下食。冬時不下。五曰產卵。亦名擲子。清明節後。爲產卵之期。母魚在前。公魚在後。沿盆追逐咬尾。即是魚性之衝動。急將此魚撈出。另置一盆。(一母魚。例須配以兩公魚。)旬日後即見母魚腹大。又數日。魚腹仰浮水面。則產卵期近。應以紅根草或棕。鋪於盆底。(有草與棕。則魚易在其上產卵。)將公魚撈出。候卵產於草或棕上。二三日後。蠕蠕然動。成小魚矣。隨即將母魚撈出。(不撈出。恐其誤認小魚爲魚蟲而食之。)放入他盆或池中。下食調養。秋後入盆。六曰分盆。小魚長至寸許。須按其種色。分盆養之。以免串種之弊。其有故意以雜色之魚。合養一盆。亦有時產生異種。然往往新種未得。反皆變爲劣種。七曰上網。魚盆之上。須備鐵絲網。入夜或下雨時則蓋之。一以防雨時魚或上躍。致墜盆外。一以防朝夕鳥鼠等之侵害。

。八曰點綴。以萍藻之屬。置於盆內。名之曰點綴。此與魚之生理。有密切關係。必不可離。九曰加蓋。魚浮吐沫。即是溫度過高。天氣極熱時。每遇正午。須於盆上加蓋蒲箔。但時間亦不可過久使涼。十曰添暖。冬期魚盆減水移入屋。如天氣過冷。須設法添暖。以不結冰爲度。凡此種種。非富有經驗之魚把式。不能辨。養金魚所用之盆與缸。皆圓形。大小不等。新製者須以水浸透。使至底部生苔方可用。池深入地約尺許。或磚砌。或抹灰。或土坑。普通皆寬三四尺。長丈餘。均須經長時間之水浸方可用。至用爲陳列品。則有玻璃魚缸。最佳者爲博山產。質厚。有三足。分扁圓正圓與花盆等形。有紅藍綠紫諸色。並有曲形花邊。頗爲美觀。次者俗呼爲玻璃魚缸。薄如紙易破。上有線絡。下木架。架爲柴木與膠質作成。不易久。平市金魚業之家數。約有九家。以金魚池爲集中之點。(有字號者三家。無字號者三家。)餘如西單北大街。宣外土地廟。東城隆福寺。西城白塔寺。護國寺天橋。及東便門等處。亦各有魚攤或魚缸一二家。其種色皆不逮金魚池遠甚。工夥多者四五人至八人。餘則二三人。九家約共有三十餘人。工人初時每月工資約自一元至三元。三年後按年遞加。至六七元爲止。初時專任勞動。二三年後。方學分盆產卵諸法。無學徒之名稱。按北平金魚銷路。本市雖形縮減。外莊如津滬粵漢魯晉東省諸地。以及外人

方面。均可推銷。每年總銷額爲十餘萬尾。本市佔十分之四。外埠佔十分之六。龍睛魚之最貴者。每尾可至六七元。賤者四五角。小金魚最貴者。每尾四五角。賤者不及一分。平均每年可售五六千元。營業期間。僅在春末秋初。爲時甚短。

天橋曲

易哭尸

天橋數十弓地耳。而男戲園二。女戲園三。樂子館又三。女樂子館又三。戲資三大枚。茶資僅二枚。園館以席棚爲之。遊人如蟻。然窶人居多也。樂子館地稍潔。遊人亦少。有馮鳳喜者。楚楚動人。自前清以來。京師窮民生計日艱。遊民亦日衆。貧人鬻技營業之場。爲富人所不至。而貧人鬻技營業所得者。仍皆貧人之財。余旣觀驚鴻。後觀哀鴻。然驚鴻皆哀鴻也。余與游者。亦哀鴻也。書至此。余欲哭矣。

垂柳腰支全似女。斜陽顏色好於花。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遊人不憶家。天橋橋外好斜陽。莫怪遊人似蟻忙。入市一錢看西子。滿村疊鼓唱中郎。不待滄桑感逝波。已看龍種道旁多。牛衣泣盡腸雷轉。猶自貪聽一曲歌。（旗民舊習如此。）

幾人未遇幾途窮。兩種英雄在此中。滿眼哀鴻自歌舞。聽歌人亦是哀鴻。

燕舞歌舞兩高臺。(男戲兩臺名)更有茶園數處開。(女戲皆稱茶園。)何處秋
多人轉少。却尋樂子館中來。

秋寒翠袖如空谷。日暮黃昏似古原。那怪杜陵魂斷盡。哀王孫又感公孫。(一
本作作樂餘姿映寒日。杜陵那得不銷魂。)

疏寮茶坐獨清虛。對菊人都號澹如。三五女郎三五客。一四曲子一回書。(二
作雙鬢人木澹如菊。九月楓還豔似花。四五女郎三五客。二文戲價一文茶。)
箏人去後獨無聊。燕市吹殘尺八簫。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日走天橋。

哭爺老去黃金盡。鳳喜秋來翠袖寒。汝久豈寒吾速老。賴寒博得幾回看。

苧蘿滋浦兩紅妝。感事憐才益自傷。兩種人才三種淚。一齊分付與斜陽。(兩
種人才。謂一種未遇。如苧蘿之類是也。一種失路。如盞浦之類是也。三
種淚謂感事一種。憐才一種。自傷一種也。)

天橋詞

王述祖

壇邊新刷藥苗肥。不是尋常谷有糞。(天壇產益母草最良)紅裙小婦年十五。
盡日傾筐采歸。

道旁有客說書忙。獨脚支棚矮几張。白叟黃童齊坐聽。乞兒爭進手中香。
高會孟蘭七月中。家家燈買蓮花紅。燈光紅處蓮花現。妾貌如花郎不見。

天壇橋畔夕陽微。盡立攤邊唱估衣。妮妮人間小兒女。百錢自買青鞵歸。

天橋消夏集徵文啓

林傳甲

天外天高。壇宇望祈年之殿。橋西橋小。池塘通貫月之棧。消閒於柳堤蘆岸之間。避暑乎茅舍竹籬之際。瓜皮短艇。不讓明湖。蓮葉吟樽。如游清苑。化沮洳爲安樂。吐氣象一新。築場圃若實業家。利市三倍。汽輪暫駐。時有冠蓋往來。絃管爭鳴。近接舞台鼓吹。益人工所締造。皆民力所經營。豈一手一足之勞。實萬耳萬目所集。新世界未克喻其廣。遊藝場不能媿其繁。仿農事試驗初基。藝棉播穀。拓中央公園佳致。移石栽花。元首喜哉。親署藕香之榭。醉翁老矣。還題國樂之亭。憶易水之琴囊。如聞擊筑。話東山之絲竹。重聽犁鐮。漱灑空濛。可比去年西子。粉白黛綠。何如當日秦淮。曾經滄海歸來。感衷雲物。獨愧江湖。落拓神京。到處留題。入境必先問俗。匹夫有志。周游無不成書。茲述燕市見聞。藉備鴻儒芻采。簡編甫畢。詩債紛來。或依榕蔭之分榆。或摹寒山之鐘鼎。日長似歲。公餘有俱樂之鄉。夏至生陰。熱海轉清涼之候。請揮椽筆。共壁芝牋。以三伏之流光。集千家之精采。他日擬巴黎之鐵塔。企永定爲凱旋門。築紐約之玉樓。瞻正陽如共和路。則淮安□□□。既董百工以開通於前。閩侯林傳甲。願率諸生以學步於後也。

天橋消夏詩並引

己未仲夏。外右五區。署長高君偉卿。泐浴天橋蓮花池。夫已四年於茲矣。締造經營。不遺餘力。規模燦備。耳目一新。茲於工之蒞事也。爰有徵文之啟。一時飛翰。摛華波興。雲屬奮鸞。龍者軼響於曹劉。投稿紆者。聯鑣於僑札。余適會機緣。見獵心喜。乃自維以枯朽。實搜索而滋慚。無已。撫拾昔賢唾餘。勉集十二絕句。不過爲人云亦云。詎是博大雅一粲。敢貢吟壇。 栢維藩

天色妍和水色鮮。(白居易)青帘沾酒畫橋邊。(張翥)此時游望情多少。(趙蝦)大半生涯在釣船。(李咸用)

夕陽芳草畫橋東。(陳允平)一片湖山錦繡中。(陸游)正是澄江如練處。(李商隱)荷花明滅水烟空。(朱慶餘)

門外平橋連柳堤。(溫庭筠)露濃烟重草萋萋。(王建)且看欲盡花經眼。(杜甫)一路香風送馬蹄。(賀甫)

騷人遙駐木蘭舟。(柳宗元)簇錦攢花鬥勝遊。(施肩吾)想得當時好風月。(韋莊)商聲清脆管絃秋。(白居易)

紫雲樓下醉江花。(杜牧)風月相期不用賒。(秦觀)春興酒香薰肺腑。(僧齊己)石泉槐火試新茶。(瞿佑)

樓邊輕煖好風徐。(薛能)嘯志歌懷亦自如。(杜牧)惟有眼前詩酒興。(姚合)
竹軒蘭砌共清虛。(李咸用)

朱欄倒影入清池。(陸游)况與詩家物色宜。(雍陶)山酒一卮歌一曲。(許渾)
莫教辜負好花時。(馬臻)

晚涼吹得酒初醒。(張昱)漁艇縱橫映遠汀。(蘇舜欽)且待夜深乘月去。(司
空圖)看花多上水心亭。(張藉)

餘杭形勝四方無。(白居易)花月樓臺近九衢。(鄭谷)從此逍遙知有地。(陸
龜蒙)風流端不減西湖。(龔大明)

荷香時與好風來。(張來)清蓬園林指畫開。(方干)土木欲知清潔處。(章孝
標)逍遙翁在此徘徊。(王建)

碧池萍嫩柳垂波。(劉言史)狂客歸舟逸興多。(李白)且向新樓看風月。(劉
禹錫)有花有酒有笙歌。(白居易)

樓閣參差倚夕陽。(白居易)公餘身在水雲鄉。(王十朋)莫驚此度歸來晚。酷
愛幽花似蜜香。(陸游)

天橋蓮花池詞

藕香榭裏動絃歌。馬上琵琶淚漬多。白傳青衣仍落拓。其如商女恨忘何。

水作圍牆石作屏。蓮花淡淡亦亭亭。青山四面憑欄望。銷盡吳儂物外形。
竹籬茅舍最幽嫻。歷亂槐花水半灣。羽扇清揮橋畔坐。橫陳艸椅客情閒。
飄飄小艇水中央。一陣清風一陣香。隔岸有人頻喚客。原來是個賣花郎。
綠楊深處是誰家。隱約看來隱碧紗。忙煞多心蛟癡蝶。紛紛穿過萬千花。
山外青山天外天。風流若個似前賢。一壺淨水白於雪。水月優游便是仙。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年初版

編者 編輯者
 校訂者 校訂者
 印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發行者
 分售處 分售處

全書一冊

定價國幣叁角

東莞張次溪
 太谷趙羨

河間齊家本

中華印書局
 楊梅竹斜街路南
 電南一六七三號

本市各埠各大書店

#6
112333

112